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新湖北

討閻特刊

第二卷

第七期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印

總 理 遺 像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
 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
 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
 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
 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
 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
 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
 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
 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
 澈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
 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
 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
 所至囑

C 調 中國國民黨黨歌 $\frac{4}{4}$

1 | 1 - . 3 | 3 - . 5 | 5 - . 3 | 2 - . 3 | 1̇ - . 65 |
 三 民 主 義 吾 黨 所 宗 以 建 民

 6 - . 3 | 6 - . 54 | 5 - . 50 | 40 60 50 1̇0 | 70 20 10 6 |
 國 以 進 大 同 咨 爾 多 士 為 民 前 鋒 夙

 6 1̇ 6 5 | 3 2 1 5 | 5 - . 65 | 5 - . 1̇ | 1̇ - . 65 |
 夜 匪 懈 主 義 是 從 矢 勤 矢 勇 必 信 必

 5 - . 5 | 3̇ - . 23 | 2 - . 5 | 2 - . 23 | 1̇ - 0 ||
 忠 一 心 一 德 貫 激 始 終

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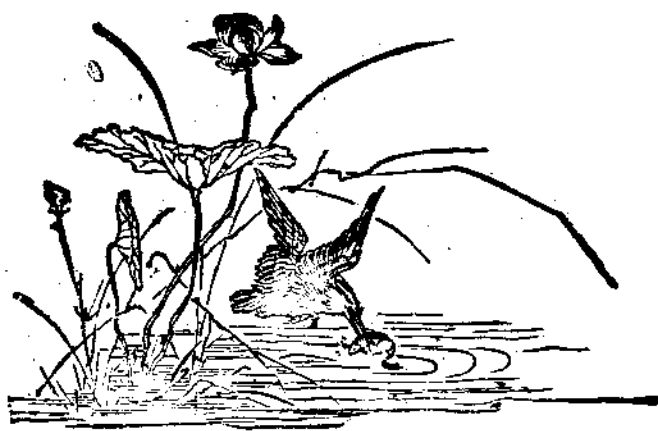
編者

善於投機取巧，觀風使色的閻錫山，現在畢竟露了馬脚，現出軍閥的原形，走到死路上了。騎牆到底還是不可靠呵！閻錫山的爲人，在最近二十年的歷史中，已可很明顯的看出，用不着我們來鋪張，來塗染顏色。不過我們總禁不住要像這樣說一句：閻先生畢竟是聰明！前些時，閻錫山的電報，打得多麼中聽呵！像什麼「戡亂不如止亂」！「禮讓爲國，相約下野」！「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從頭髮秒以至腳尖都帶有軍閥氣味的閻錫山，儼然也會談革命的理論來了。當時一般的同志，一般的同胞，那個不是這樣想？那曉得閻錫山的船票雖是買了，艙位雖是定了，而下野出洋的話，却成了不兌現的支票。他不僅是不履行下野出洋的前言，已經爬進墳墓的段祺瑞，吳佩孚，梁士詒，閻錫山又拉夫重遊廢都，組織其所謂政府。所可惜的，就是袁世凱，徐世昌這子人，都登了鬼錄，不能湊足北洋魔王之數；已經拘留在建安村幾個月的馮玉祥，也縱其回陝，大興其叛逆之師，這就是閻錫山的所謂「禮讓」，所謂「止亂」，所謂「解決黨事解決國是」。嗚呼！閻先生真聰明哉！

可惜閻先生的這種聰明，只有少數的人知道。我們爲使得全國的同胞，全黨的同志，對於閻先生，都有真正的認識起見，特編印這個特刊，看着變的閻錫山，還有什麼手法？胡展堂先生說他是一柄兩面刀，我說他比九尾龜還要利害！然而他到底是個甚麼東西，還是讓讀者自己去批評吧！

弁

言



二

討閻特刊

目錄

- 一·弁言
- 二·禮讓決不能語於義務與責任……………蔣中正
- 三·爲求和平統一電糾閻錫山……………蔣中正
- 四·爲駁斥閻電告誡全國軍人書……………蔣中正
- 五·駁閻錫山之號電……………蔣中正
- 六·對於閻錫山敬電之駁斥……………蔣中正
- 七·駁閻錫山最近對黨務國事主張之意見……………胡漢民
- 八·挾兵力以威脅中央的閻錫山……………胡漢民
- 九·閻錫山原來是一柄兩面刀……………胡漢民
- 十·閻錫山何以走上死路……………胡漢民
- 十一·對於閻錫山敬電之糾正……………吳稚暉
- 十二·此後亂事罪魁閻將居之矣……………吳稚暉
- 十三·糾正閻電之謬妄……………吳稚暉
- 十四·駁斥非難黨治謬解……………葉楚傖
- 十五·閻錫山之心理與軍閥官僚如出一轍……………孫科

- 十六·斥「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的謬論……………何應欽
- 十七·以武力戡亂與窮兵，武者不同……………何應欽
- 十八·國人應一致聲討閻錫山……………吳醒亞
- 十九·閻錫山四大謬誤……………王鏡清
- 二十·討伐叛黨禍國之閻錫山……………艾毓英
- 廿一·打倒反覆無常以退爲進之閻錫山
- 廿二·國民應一致聲討愚民毒民害民之閻錫山
- 廿三·閻錫山是危害黨治背叛民治的罪魁
- 廿四·二十年來之閻錫山
- 廿五·國府五院長告全體軍人書
- 廿六·國府三院長斥閻錫山之元電
- 廿七·三院長再電箴駁閻錫山
- 廿八·國府三院長再斥閻錫山之銑篠兩電
- 廿九·中央宣傳部爲闢駁閻電告同胞書
- 三十·省宣傳部爲糾正閻錫山荒謬言論告同志同胞書
- 卅一·省宣傳部爲討伐閻錫山告同志同胞書

禮讓決不能語於義務與責任

蔣中正

——爲閩電而發表的重要談話——

吾人獻身革命，其目的挽爲救民族危亡，解除人民痛苦，蓋革命者之天職爲人謀幸福而不在爲己求利益，故革命乃吾人之義務，亦即吾人之責任，而非吾人之權利。權利可以犧牲，而義務不能放棄，責任不能推諉，所謂禮讓祇能語於權利，而不能語於義務與責任。吾人革命既非爲個人之權利，自不必言禮讓，亦無所謂爭奪。吾人在爲革命而奮鬥之中，惟有不投機，不取巧，不偷安，不畏難自矢，故只知完成革命之義務，竭盡革命之責任；禮讓固爲美德，但不能以禮讓爲名，輕棄黨國之重任，喪失革命之地位。更不可以名爲禮讓，而實獎勵。自民元以來以至十九年之今日，國家之禍亂相尋，人民之痛苦憔悴，革命之所以不能完成者，重病即在於推諉自全，而無人負責。不然，中國國民革命早已完成，尙有何待於吾人之負責犧牲也。余自追隨總理獻身革命以來，無日無時不惴惴焉。唯恐余之義務與責任未克竭盡，有負余革命之天職，故無日無時不殫精竭方，以盡余應盡之義務，行余應負之責任。自北伐完成以後，深幸國家統一將告成功，民族獨立將次實現，而吾人革命之義務與責任，亦將完成於萬一，故主張實施編遣，以謀統一，滿擬俟編遣完竣，卽行引退，以期得卸仔肩，暫時休息。不幸自去春桂系軍閥叛變以來

禮讓決不能語於義務與責任

，反動軍閥，相繼叛變，致黨國基礎，日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全國人民日呈現呻吟憔悴之狀，而革命巨業，亦將功敗垂成，如此時言退，在余個人得卸艱難困苦之巨任，固爲得計，其如黨國之生存何，其如革命之前途何？故余在困難萬狀之中，不顧成敗利鈍，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決心，爲黨戡亂，爲國除奸，以盡余革命之義務與責任。幸賴總理之威靈，將士之努力，叛逆軍閥次第救平，革命事業，得以不墜，惟值此反動勢力尙未肅清，黨國基礎尙未鞏固之時，吾人之革命義務與責任，尙不能絲毫推諉，且吾人既受黨國之重任，故用舍進退，不能不以黨國之命令爲依歸，決不能以一二人之私議，以變更決議違犯法令。中正矢志革命，頭可斷，骨可碎，而對於黨國決不敢違反黨治精神，越出革命範圍之外，隨風逐浪，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以自玷其革命歷史之污點也。故余認目前正吾人努力奮鬥之日，決非高蹈遠引之時，余此後仍當本革命之精神，繼續爲黨國負責，個人之權利地位固不在余之心目中，即個人之生死，亦早置之度外，余之所知者，惟在盡余之責任與義務耳，是非曲直，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任何誣蔑，任何威勢，均不足搖動余革命之決心也。

爲求和平統一電糾閻錫山

蔣中正

太原閻副司令百兄勛鑒，巧（十八）電奉悉，元（十三）電未即裁答，以中所陳革命救國，本爲義務，吾人不容放棄責任，以獎亂助爭；及中央努力於和平統一，惟不得不以武力制裁叛逆之義，不邀諒察，重加責難。以我輩平日相待之厚，相知之深，而結果如斯，中惟有痛自愧悔，更何容陵曉辭費。且已由胡譚王三院長續進忠言，果兄不認爲逆耳之談，懸崖勒馬，正未爲晚，尤不必中之瀆陳。中日來靜默思過，何以平日負疚黨國之處，不能得兄隨時指陳匡救，而突於此時嚴重督責，雷霆震擊，必欲中立即放棄黨國賦與之重任，以證實外間所傳，兄利用他人失敗，不得不親出倒蔣之謠言，自愧誠信未孚，更何敢赫然震怒，以增罪戾。且中方於刪（十五）日請楊部長回晉敦促次隴先生來京，斡旋大局，京中情況，及中所抱希望，兄均可向楊部長詳詢，慎勿輕信挑撥離間者之謠言也。中亦迭接報告，謂兄決定對中央作戰，所有總指揮各路司令，均已委派。且又強二集軍以主力由鄭洛直取武漢，以大部進犯襄宛，對平漢路局與北平電局之中央機關，皆派隊監視，且以武力強取，而對北平行營所發電報，施行檢查，在河北各縣征發軍驟，急如星火。中未敢據以詰責，輒因來電爲兄言之，兄矢言服從中央命令甚善。然中央付兄以重大之責任，固未嘗許兄輕自放棄；中與各院長苦口教

勸，亦冀兄繼續爲黨國盡瘁，兄果有服從命令之誠意，則請立即取銷下野引退之說。非然者，兄雖矢言服從命令，恐兄動員令完畢之日，即兄通電辭職之時，而辭電朝布，兵禍夕發；是以禮讓爲名，爭奪爲實，不惜甘爲黨國罪人。與言及此，中實不寒而慄也。尤有爲兄言者，我輩革命，在公當服從黨國命令，在私當重視個人信義；黨國未許我退，我不能擅自言退，此爲服從命令者所宜知。而信義爲禮讓之本，無信義則所謂禮讓者皆屬虛偽。兄與煥章有通譜之雅，親同手足，共事尤久，其交誼固視中正與兄尤有過之，去年八九月間，中央迭促煥章出洋游歷，旅費二十萬元，亦早撥請尊處轉發，使煥章早得成行，則西北戰禍可免。不幸兄堅約煥章同行於前，東縛煥章行動於後，劉蘭江之來中央，方竭誠款洽，而西北出兵東犯之電，突自太原發布。迄今思之，猶有餘痛；往者不追。兄今日宜首踐請煥章出洋之約，復其自由，並切實負責實行編遣會議之議決案，以昭示大信於天下，天下亦將羣信兄之光明磊落，始終爲革命黨人，而服從命令，非出矯誣。挑撥二集軍確爲謠言，羣疑盡息，人心大安，斯真和平統一之福星，願兄圖之。承蒙不棄，故敢以個人資格，直陳一二，尙希察其愚而鑒其誠也，弟蔣中正皓（十九）印。

○ ○ ○ ○ ○

爲駁斥閻電告誡全國軍人書

蔣中正

國民政府五院院長，本貫徹和平統一之宗旨，愛護革命軍人之熱忱，文告我全體軍人，於自救救人之道，不惜剴切詳明，諄諄告誡，凡忠於黨國，忠於革命者，宜無不警惕感奮，仰體力行，以期不負政府之期望，而完成革命軍人之天職，中正忝總戎機，平日於順逆之分，義利之辨，亦曾以總理詔示我革命軍人之智之意義，時加勗勉。時至今日，猶勞黨國領袖，反覆申說，以此督責，此實中正之所疚心，而爲吾袍澤所共應惶愧者也。五院院長告誡吾人之要點，即吾軍人居心作事，應處處爲公，不宜稍存私念是也，此不僅我軍人救黨救國救人民之先決條件，亦即吾軍人自救之唯一良策，蓋爲公則革命人格，可以發揚，革命歷史可以保存，而革命事業，亦可因之完成，爲私則不僅足以墮落革命人格，玷污革命歷史，破壞革命事業，即革命軍人之生存，亦終不能自保也。革命軍人，成敗固可不問，得失亦無足關，惟於順逆之分，公私之辨，則不可不嚴，中正願與我袍澤以五院院長所告誡於吾人者，奉爲終身之圭臬，庶政府和平統一之政策，得以貫徹，而吾輩軍人，亦不致誤入歧途，而爲天下後世所唾棄也。至於和平統一之方案，五院院長亦曾明示吾人以實施編遣與制止內戰爲唯一之綱要矣，蓋編遣不能實施，則擁有兵柄者，不惟擁兵自衛，甚且擴充兵額，互相爭奪，使中國長期

無統一之望，內戰不能制止，則彼爭此攘，甲滅乙興，致中國永久無和平之日。而內戰與內亂之分，尤爲我袍澤所不可不切實認清者，蓋內戰云者，軍閥與軍閥之私鬥是也，例如二千年前春秋時代，列國雖互相爭霸稱雄，而猶尊奉其中央之名號，不敢犯上作亂，自居爲罪魁禍首者，可謂之內戰；若夫割據稱兵，脅制中央，擅改法令，破壞紀律，實爲內亂，而非內戰之可比也，內亂不戢，則統一難成，統一不成，則不惟使國家分崩離析，人民顛沛流離，而民族亦將蕩劫不復，永無獨立自由之日矣。中央當內亂將起而未發之時，必竭其血誠，苦口婆心，以行勸止，蓋冀作亂者之悔罪止亂，以維持統一和平也，及其亂之既發而不能制止也，則革命救國之中央，惟有出於討賊戡亂一途，以盡其所應盡之職責，蓋革命政府之職責，乃在戡亂定國，剷除封建勢力，制裁反動行爲，以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民族之獨立平等也，如既不能制止內亂，又不能戡定內亂，是必私心自用，苟且偷安，助惡獎亂，害國殃民之政府，方忍出此，又焉得謂之革命政府耶？世人雖誤以內亂爲內戰，以致順逆不分，是非倒置，而國亡亦且無日，故中正不惜反復爲我袍澤申述也。我軍人尤應知軍隊皆爲黨國之軍隊，一惟黨國之命令是從，中央者黨國唯一最高之中央也，吾人既自名爲革命軍人，既應盡革命之職責，

而克盡革命職責之唯一方法，即在始終服從中央，竭誠擁護中央，中央者，我全國國民之中央，亦即我全體袍澤之中央而非一人或少數人之中央也，我軍人不可一日離中央，無中央則吾人革命之生命，即無所寄託，故自絕於黨國，自絕於中央者，即自絕其生命也，綜上所述，吾人可知

稱兵作亂反抗中央者，謂之叛變，亦即謂之內亂，而制裁反側，戡定內亂，是爲討伐，而非內戰，此乃順逆之分，亦即公私之辨，吾軍人不可不明察也。中正竊願爲我袍澤共勉之。

○ ○ ○ ○ ○



駁閻錫山之號電

蔣中正

太原閻副司令百川兄勳鑒，密，號電奉悉，中皓電所陳，扼要兩點，一，兄自行取消禮讓引退之議，一，兄實踐請煥章出洋之約，復其自由，實施編遣，此在兄極易採納，而兄若毅然實行，則立即消釋羣疑，乃來電概未置答，仍執似是而非之理論，重相責難，良可惋惜。革命理論，本極明瞭，服從黨國之命令與決議，為黨國盡瘁犧牲而不辭，此為革命惟一信條，若舍去大本，別拾枝辭，往復辯論，將如莊生所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徒亂人意，終無裨益，戡亂止亂之義，胡譚王三院長早為兄詳言之，至全體大會之論，稚暉先生又重為次隨院長明剖無遺，兄若捐除成見，明辨審思，必能豁然無疑，何待中再辭費，以個人中心之武力，今日誠不宜再有，惟吾人所統率之武力，皆受之於黨國，吾人無背叛黨國之行動，即武力為捍衛黨國之干城，內省不疚，正不必以個人中心之武力自慚形穢，兄自居何等，誠不敢知，若中則自信只知有黨，祇知有國，不知有個人，吾人以身許黨，為國服務，即舉生命與自由，盡獻之於黨國，以黨之意志為意志，以國之休戚為休戚，生命不敢自私，豈武力可據為己有，但在黨國命令之下造成健全之武力，用以戡定叛亂，實現主義，鞏固國防，正吾人天職所在也，今日本黨之武力，乃總理千辛萬苦艱難締造付之吾人以求國民革命之成功者

，中躬受總理之付託，創辦黨軍，又奉黨國命令，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及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非敢以個人武力為中心，受少數叛亂軍閥之推戴，不惜為違犯黨紀，反抗革命，禍國殃民，爭權奪利之具也，中實不忍妄自菲薄，尤不願輕受誣蔑，使中果有背叛黨國之罪狀，黨國予以最嚴厲之懲罰，又或中違反黨紀，淆亂國是，倡為黨人治黨國人治國之謬說，及別設樞密院元帥府以解決國事之怪論，則亦無所逃於清議之責備，今中惟服從黨國之命令，執行黨國所賦予之職權，以為黨國掃除叛逆，何得指為個人中心之武力乎。兄於本黨革命歷史，或尙未盡明瞭，故篇禮讓之虛名，責中正以引退，而不知兄意果見實行，無異為反動者解除本黨武裝，阻止本黨革命，此中所指以萬萬不敢從命也，兄或謂總理曾讓位於袁世凱，以促成南北統一，中正何人，乃違讓德，不知總理之讓位，係服從當時本黨幹部之決議，非徇任何人之請，尤非自鳴高蹈，而總理畢生，尙以此事為憾，使無讓袁世凱之舉，實行總理革命之主張，澈底盪滌瑕穢，不與反革命者妥協，則中國革命，早可成功，十餘年來，兵禍相尋，如袁氏之稱帝，溥儀之復辟，以及國民黨之解散，陳炯明之叛變等，使我革命黨之命脈，幾乎中絕者，皆當時一般失節黨員，與無聊政客，不明黨義，販賣革命者，高談禮讓所

駁閻錫山之號電

五

誤也。善學總理者，當學其致力革命，百折不撓，大無畏之精神，而彌補其遺憾，況今日黨國尤未嘗許中以去職乎。編遣會議之產生與進行，實經過黨之決議，政府之命令，兄亦始終參預其事，今不能服從其決議案，而必相約放棄黨國所付之重任，始能實施編遣，恐兄之苦衷，實不

能使人諒解。兄若真能信仰革命之主義，服從黨國之命令，凡所指示，中甚願竭誠討論，冀得真理，仍望於皓電所陳，切實賜答，否則革命與禮讓，真偽難容，文電往返，無補高明，徒災梨棗，甚為感然不安也，弟蔣中正叩養（二十二日）。



對於閻錫山敬電之駁斥

蔣中正

太原閻副司令百川兄鑒，密，敬電奉悉，兄宜取消引退之理由，迭經詳陳，革命未成，非可自鳴高蹈，人心未定，懼將引起兵戎，不蒙諒察，殊深遺憾，煥章出洋，中未阻止，因兄當時堅執三個月後編遣完竣同行，故請稍緩時日，兄謂煥章在晉，本屬自由，甚善，今請煥章離晉，給資出洋，當荷鑒許，促其成行，實施編遣，乃就煥章出洋後，二集團軍依照編遣會議原案辦理而言，兄所舉三集團軍編遣情形，如果屬實，乃又謂非將軍權，全行交還於黨，難於實行，抑何自相矛盾至此，軍權本為黨所賦與，果無叛黨行為，無庸自慚形穢，養電已詳言之矣，全體大會之說，稚暉先生，暨胡譚王三院長，均已剴切說明，指派圈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創其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亦師其意，三全大會代表產生之方法，係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所議決，指派或圈定之代表，亦均提出常務會議，經衆公決，兄乃謂三全大會，乃中之三全大會，因謂編遣討伐，亦無異於中一人之命令，非特厚誣中國人，且厚誣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與黨員全體矣，黨國危亂，乃由失意者與野心家勾結搗亂，附會法理，破壞黨紀，今之反對三全大會代表產生方法者，在當時或會竭

力主張指派圈定，不料今反以此詆毀中央，而兄反捨唾餘，且兄本身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已將一年，果不滿於指派圈定，何以從無異議，亦不拒絕當選，忽於今日要挾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詞，真愛黨愛國者，果如此乎，無怪論者謂兄別有用心，僅以此為倡亂之口實而已，總之，兄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黨歷史，始分黨事國事為兩截，欲推翻總理以黨治國之主張，其心目中固不知有黨，維持全體黨員投票表決之異論，不惜破壞本黨之總章，其心目中仍不知有黨，以不知有黨者而高談黨之主體，中不得不為黨國懼也，最可怪者，兄至謂總理之讓袁，為迫於強力，直於總理天下為公之器量，與威武不能屈大無畏之精神，毫無體會，而以為總理且為強力所迫退強方固猶可用以迫人，則兄不惟失却革命之精神，而且誣蔑總理革命之人格，昔日之對袁勸進者，今殆欲以袁自居，而以武力迫人也，果若此，又何必說革命，何必談黨國，中猶冀兄之不至此，故不憚煩而再盡最後之忠告：結束無益之辯論，停止不祥之舉動，臨崖勒馬，維持和平，固黨國之大幸也，蔣中正叩宥。

○ ○ ○ ○ ○

駁閻錫山最近對黨務國事主張之意見

胡漢民

——在國府立法院紀念週講演——

各位同志：上星期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大家所知道的，就是閻百川先生給蔣主席一個電報。這個電報大意說：「國內亂事又將發生，簡直沒有什麼辦法了。自三全大會以後，多人感覺不滿，因為你在黨國負很多的責任，反對者現在便完全以你為目標，我以為今後如要國事有辦法，惟有你下野出洋，我便追隨你之後，暫時息肩。」這個電報兄弟已經見過，聽說閻先生另外還有電報給各處，說現在什麼事情都要靠黨，而黨的本身糾紛太多，所以事情都弄不好，現在的辦法，惟有將中國國民黨一，二，三，三次代表大會所選舉的中央委員都集合起來，祇除開共產黨員，其餘的人有過什麼主張行動，一概不問，一切事由總投票去解決，這樣才行。

我們對於閻先生打這些電報的態度，真覺有些神妙莫測，他一方面有這些解決國是的主張，而一方面又說只有和蔣先生一同下野才有辦法，不是已經矛盾了嗎？所以有人說：閻先生打這些電報，是一種手段，并非真有所主張，兄弟現在也不作什麼誅心之論，去刻意推測他居心怎樣，不過見了他現在的如此表示，實在覺得這人很可惜，照他所說的話看來，無論誰——便是普通的國民也不會認他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為何政府之下的一個官吏，自己

要退位了，便發出一篇大議論來，並且要政府的主席也跟他同時退位，這什麼理由呢？這位主席過去太會戡亂了，惹得許多已作亂的，和要作亂的都反對他，閻先生所謂理由，就是如此而已，豈不滑稽！

所謂亂，乃指的自去年桂系的叛變起直到唐生智叛變止，中間許多戰事。我們對於這些戰事的性質，要看清兩點！

第一：他們的叛變是否真的為黨？是否為黨才對中央造反的？李宗仁，馮玉祥等過去儘管都掛過「護黨救國」的招牌，但是有誰看見他們真的護黨呢？大家只覺他們貪心過度，爭權奪利，一切都發於私而已，何黨之有！其次如張發奎，唐生智的叛變，是為的中國國民黨嗎？更有誰肯相信！我們同志固然不相信其如此，便是老百姓又何嘗認他們是為了什麼黨！而閻先生偏偏要算他們的叛變通通是黨的糾紛，是為黨而發的，不是奇談麼！何以這班人的行徑騙不了老百姓，單單祇騙了一位閻百川先生呢？可見閻先生對於黨的認識，也實在太不夠了！

第二，過去的許多亂事，到底怎麼發生的？何以亂出來的？是造亂者妄想搖動中央，危害黨國，才發生的呢？還是中央無故動兵先去討伐他們呢？如果是中央窮兵黷武

，今天打打河南，明天打打廣西，那麼戡亂者是中央，造亂者也是中央，如此中央且不成其爲中央了，試問過去亂事的發生，當真是如此嗎？即以張發奎叛變說，那時汪精衛先生準備做護黨救國軍的大元帥，聲言「張發奎的軍隊已由梧州出發，他一等交通便利便可入去救援，總不忍同志皆死而已獨生，」這是什麼話？張發奎何以一定要由梧州出動呢？汪先生何以一定要等他到了廣州才可入去救援呢？張發奎和汪先生早已說是「共生死」的朋友了，一個有難，一個應該立刻就去救，何必要有所待呢？汪先生對黨不能算沒有歷史了，而只聲言救張發奎並不聞其救黨，好相只有張發奎一些人是同志，但是連張發奎的救不救，還得看到得廣州不到廣州，不又是奇談嗎？汪先生尙且如此，何況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馮玉祥輩呢？而閻先生現在說他們都是爲的黨，豈不奇之又奇嗎？

在每一件亂事中，一定先有造亂者，然後才有戡亂者，造亂者與戡亂者所負的責任，自然也各不相同。例如甲無故侵犯乙，乙爲自衛或爲維持公衆的安甯起見，不得不對付甲，如此，在第三人看來，對於甲乙，必不能作同等的批評的，所以吳稚暉先生說：「雖兩個人相打，也要分個誰是動手的，和誰是還手的。」難道國內的亂事，倒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嗎？閻先生在電文中以及在歷次行動中，已很承認中央是戡亂者，當然更認清中央所戡之亂，正是造亂者所造之亂，戡亂造亂既已分明，却還根據了造亂的

口吻，貿貿然以戡亂的中央爲不對，是非顛倒如此，真是絕大的笑話。就黨的立場看，閻先生現在總算是黨員，而且是中央執行委員了，記得當年總理病時，國民第二二三軍加入本黨，得了本黨的承認，並以閻先生態度不明，令第二軍長岳維峻同志進取山西，那時閻先生竟也還起手來，這在閻先生方面或在已認岳維峻同志爲造亂者，所以便非戡亂不可。但閻先生是終於以戡亂爲非的，何不當日即放出以禮讓爲國的精神，拱手相讓去維持和平呢？岳維峻同志進取山西奉了本黨的命令，同時他對於黨的關係，也要比閻先生深切。而閻先生竟不能奉行黨命，不講禮讓，究竟有什麼理由呢？從這件事我們雖退一萬步講，至少可以證明還手打人的必不能與動手打人的作同等看待。以彼例此，則現在的中央是全國的中央，非閻先生之在山西可比；軍閥作亂，終於是叛變，而非岳維峻同志奉了黨命去革命的可比。則何能說中央的戡亂，與軍閥的造亂，爲同一不是呢？

自北伐完成中央深懷總理對革命主義務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遺教，知非力圖建設，斷不足以貫徹革命的目的，更知建設的前提尤其在求政治上的和平與統一，因爲非和平不能恢復社會的元氣，予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非統一不能充實國家的力量，求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我們更深信欲求民族的自由平等固然有賴於國家的統一，而真正的和平亦必以真正的統一做基礎，這一要義便是我

去一切措施的根據，亦即是兄弟前年回國時再三申說的主張，為本黨開始訓政實施建設所不可易移的政策，不幸當我們在舉全力以謀實現此政策之時，一切擾亂和平，破壞統一之徒，自李宗仁白崇禧以至唐生智，無不迭起反抗，致使已經過去的軍政時期，幾乎重又回復，全國人民，又皇皇然不可終日，慮倒懸之將至，中央奮起撲滅正為求統一完整，與和平的確保，明白言之，正惟其有稱兵作亂反抗中央之叛變的軍隊，才有制裁反側戡定內亂而討伐的中央。假如一個以革命的中央，既不能止亂或弭亂於先，又不能戡亂於後，以維護所樹立的和平統一的政策，求國家民族的自由平等，其結果必至陷國家於分崩離析，民族於萬劫不復，此所謂革命的中央者，又將何以自解！何以自存？這些道理，非常顯豁，乃向以革命自號軍的人，却還會倒置是非，不分顛逆，真不知其命意所在了。

上面的話。我們當明瞭中央的懷抱。與過去亂事之由來，對於閻先生所稱引的錯誤的見解。大家應該豁然了。這裏兄弟於閻先生電中所主張的兩點，想再略略的加以剖晰。

第一，閻先生主張以禮讓為國，與蔣先生相約下野，這一層，蔣先生在十四日發表的談話中，已很明的指陳其錯誤，他說：「革命者天職在為人謀幸福，而不在于為己求利益，故革命乃吾人義務，亦即吾人責任，而非我人權利，權利可以犧牲，而義務不能放棄，責任不能推諉，所謂禮讓，就歸於權利，而不能歸於義務與責任」，明白的

說，革命不是為個人的權利，既不能謀爭奪也根本不應該有禮讓，乃閻先生於革命工作，偏以禮讓為言，便知他對於革命的意義，實還沒有深切的認識，退一步言，假定禮讓而真可以為國，在革命者果又何樂而不為，但是事實昭示我們，居今日而言禮讓，乃是以禮讓為名，而焚亂其實，因為禮讓與可禮讓的事實和環境，是有絕大的關係的，否則何以自閻先生倡禮讓為國之說，而又海內汹汹，一若大亂之將至呢？難道禮讓為國，也是人所該聞的麼？我們要深切明瞭中國革命，在這重重的難關中，正待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來努力負擔，而決不是談禮讓說高蹈之時，假如以禮讓為言，放棄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致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則於黨為不忠，於國為不義，便是黨的罪人，國之盜賊，又何能以此為美德而予以崇敬呢？

有人說：閻先生好誦儒家言，而儒家學說，又極以禮讓為美德的，於是不期而發為以禮讓為國之言，思有以止天下之亂了，假定這話是真的，閻先生便更多一層錯誤，而且證實了他還沒有懂得儒家學說真義，就兄弟的見解儒家的首領孔子，正是一個偉大的淑世主義者，最富如邊沁 Bentham 程勳區三一流的功利思想的，他一生栖栖皇皇不暇暖因長沮桀溺之譏，便慨然嘆曰：「天下有道，丘不與身也，」孔子惟以天下無道，故不能不出而用世，他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這是何種志趣？何種精神？我們就書籍的記載，證明孔子當時，實處于紛亂之世

一切有能力有抱負的人，也都已灰心絕望了，「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言，」幾乎成了當時普遍的現象，而孔子不然，論語中有一段話，記載孔子果於用世，最為警切：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

「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何等的精神，所以儘管如接與一流人，唱着「鳳兮鳳兮，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的歌去譏諷他；儘管有荷黃面過孔子之門者，說着「鄙哉，硜硜乎，真已知也，斯已而已，」的話想驚醒他，但孔子還想，「趨而欲與之言，」還嘆說：「果哉末之難矣，」他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和「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正與孟子的「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具同樣的氣概，他一面固然說着「以禮讓為國」，而一面還說「當仁不讓於師」，這其中的分際在我們是不能不察看清楚的。

革命是一種博愛的，犧牲為羣的事業，一面在為人，便如孔子所謂，「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一面在自為，便要自己努力去幹，不能規避和擺脫了一己的責任，所以可以禮讓的，是功名利祿，而不是責任職守。就事實言，我們是革命的國民黨員，到今日并且已負擔了調政的工作，則革命不成天下不治，吾屬我人之過，又如何能以禮讓

閻錫山最近對黨務國事主張之意見

之名，輕卸自己的責任呢！就理論言，一國的公職，都該受基本法律或普通法律的支配，斷非私人可得而取舍，假如不合法的手續，而私相授與是為違法，明白說來，任何人如果違越法律去勸諫或脅迫他人讓受公職，有公職者亦以他人之勸諫或脅迫而實行讓受，便都為法律所不許。於此我們可見閻先生所舉禮讓為國之說，是如何的淺薄和可笑。

第二，閻先生以為年來國內一切糾紛，都由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而起，他為解決這個糾紛，所以主張聯合一三三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舉的執監委員，組成一個集團，來統治中國，担負責任。我們對於他這種主張，真禁不住要驚奇和駭怪，以年來國內一切糾紛的發生為由於黨的破裂，兄弟剛才已以事實證明其錯誤。至於以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集，為有異議，無非說大會中有一部份代表由指派而產生。但是指派一事，並不是憑空杜撰的，吳稚暉先生在復趙次蘭先生的電中，已很明白的說：「指派者承第一屆總理之成法，繼於第二屆沿之舊例。」又說「此而尚有異議，而百公忽不加思索，又欲憑空付整個黨國於三屆執監，則將沿何成例。據何黨章，三大選撥舊例，從事救濟，尚為罪證，百公全部指定，豈非將成廢王乎。」這幾句話，說得深切著明，兄弟想閻先生倘能稍一回想，也該爽然自失了。

中國國民黨有森嚴的紀律，黨員違犯黨紀，便是叛黨

，一經叛黨，便談不上解決黨事。在這以黨治國的時期，當然也不配再來談國事。黨在過去，所以有若干糾紛，正爲大家不能根據黨章黨紀去談解決的緣故。至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完全根據黨的規章產生的，即一部份代表的指派，也有前例爲之根據，而指派這些代表的，仍爲二次代表大會所產生的，即一部份代表的指派，也有前例爲之根據，而指派這些代表的，仍爲二次代表大會所產生的。中央。有這些根據，有這些前例，還不免生出如閻先生之所謂異議：若現在閻先生安坐山西，頭指氣使的告人曰三全大會，因有若干指派的代表，所以不合黨章，應予撤銷。

然後提出他聯合三屆執監的主張，要求實行，這是一件何等悖謬的事。而且在他的提議中，不將黨國託付於全體黨員，而偏重於是非各執的幾屆執監。不付託於由全體黨員合法選出的執監，而想聯合已經失效已經過去的執監。這又是一件何等奇怪的事？閻先生應該深切知道，自己僅僅是一個黨員，又僅僅是受全體黨員託付的——由三全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代表大會，才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黨章才是本黨的基本大法，閻先生的主權，萬萬不能駕全國代表大會與總章而上之，所以非以一人之是非喜怒，抹煞黨的總章和紀律，便是違反黨的紀律，破壞黨的系统而罪有攸歸。閻先生也不能爲全黨同志所共諒了。

大家知道，在過去十餘年中，中國所以紛亂不治，最大的原因，便是由於軍閥的專橫。去歲以來，一切叛逆之

徒，所以自甘於叛逆，也無疑的基於其封建的軍閥心理。因此，我們便可以斷定，要政治上軌道，革命能成功必先使一切軍人，能先守牢自己的本分走自己應走的道路，如果不然，軍人本身固然自掘墳墓，國家民族，也一定常在飄搖震蕩中了。兄弟等子十日發表一篇告將士文，便根據這個意思，並臚陳四個要點，促軍人們覺悟，這四個要點，便是（一）須視軍隊爲國家之武力，不應視軍隊爲個人之私產。（二）須從保障國家生存之中，求本身之生存。（三）須不存利用別入之心，而後亦可不爲別人利用。（四）只求問心無愧，不畏人之滅我，而總結乃歸到「吾人居心行爲，應處處爲公，不宜稍存私念。」從第一第二兩點，我們乃要使軍人們認識軍隊是爲國家而存在的，軍人的責任，在服從中央，以保障國家的安全，求民族的生存，如果這兩點做到，第三第四兩點，自然就不成問題了。從來軍人之畏人撲滅，或好利用他人以肆其縱橫捭闔的詭計的，一定先已喪失了自己應有的立場，去求個人野心的狡逞，十餘年來，國內戰亂之所以相乘，其癥結在此，這一層，是我們首先應該明瞭的。

依我們過去的經驗，已證明好爲反側的軍閥，斷沒有存在之可能。就北伐完成以後事實看，李宗仁白崇禧去年春間的叛變不旬日即歸撲滅，其後馮玉祥負隅稱兵，希圖割據，亦敗不旋踵。宋哲元石敬亭等，受馮逆嗾使，誣毀黨國與張發奎遙爲呼應，亦不兼旬而即歸敗亡。最後崛起

的唐生智，到今日亦已無一兵一卒了。這些嚴重而寶貴的教訓，一切革命的軍人，應該深切的加以體會和警惕。固然，自李宗仁以至唐生智的失敗，是為違反黨的命令，背叛人民的期望所致。其實，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實不僅李唐為然，即袁世凱馮國璋以至孫傳芳張宗昌，亦無不得同等的結局。我們提起袁世凱，總覺到他是富有機智的軍閥，在清末則欺人孤兒寡婦，思藉狐媚以取天下。民國以後則貌為忠厚，心存奸惡，思遂其篡竊民國的陰謀。時人不察，至比之為美之華盛頓，講什麼事，總以為「非袁莫屬」。這種「天下歸仁」的景象，也居然維持了二三年。然而結果又如何呢？以袁氏之機智奸詐，祇做了八十餘天的皇帝夢，便身敗名裂為天下笑，等而下之，如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吳佩孚等，更卑卑不足道矣。我們於此當益發認明 總理天下為公的遺教，而努力去服膺。一切軍人，想藉若干小忠小信，以巧詐欺天下之士，以智計玩天下之人，則殷鑒不遠，亦已為我人所共見了。

大凡一個人的思想行為，每易為環境所搖惑，先生過去雖曾服膺黨義為革命效力，但十九年來伏處山西，歷見北洋軍閥的此起彼仆，和北京政府之綱紀廢弛，此時便不免見獵心喜，以封建為當然，綱紀為多事了。其實時至今日，閻先生應該深切認清中央與地方的分際，和自己所處的地位，而不宜為舊習所拘。乃觀察其禮讓為國與三屆

執監聯合的主張。竟很明顯的視黨國為個人的私產，隱然以家天下英雄自居，實不能不令人駭怪！閻先生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心實無他，已不免有挾兵力以威脅中央支配黨國的嫌疑，以受命中央服務地方的官吏，而有此飛揚跋扈的行徑，就國法黨紀言試問將何以自處？兄弟以為閻先生就中央言，是中央執行委員，就政府言，是政府委員，對於黨務國事，如果有甚麼高見，儘可向中央建議請求採納施行。如果仍有離國遠遊之志，真正本「以在野之身，為黨國努力」的宏願，則儘可向政府辭職，悄然引去，乃不此之圖，而發此不倫不類的言論，不是太奇怪嗎？

我們覺得自唐生智消滅張發奎失敗，國內已復趨平靜。每個軍人，如果要擁護中央完成革命便當服從中央的指導努力於革命的建設，閻先生負中央付託之重，一舉一動，輒與大局有關，尤宜鞏固中樞弼成訓政，實不當庸人自擾，故作駭人之論。使甫定的時局復歸紛擾，佛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希望閻先生終於能幡然覺悟，本往時參加革命的初衷，繼續為黨國努力，我們自問存心平恕，全無苛求。千萬不要信一些失意政客的歌謠。以為一手能殼掩盡天下人耳目，如果亡羊不肯補牢，懸崖不能勒馬，想別人為自己犧牲，而自己先做了他人的傀儡。弄到身敗名裂受中外人的笑罵，那就真可惜了。

挾兵力以威脅中央的閻錫山

胡漢民

——對新聞記者之談話——

閻過去雖曾服膺黨義，爲革命効力，但十九年來，伏處山西，歷見北洋軍閥，此起彼仆，及北政府綱紀廢弛，此時未免見獵心喜，以封建爲當然，綱紀爲多事，其實時至今日，閻應深切認清中央與地方之分際，及自己所處地位，不宜爲舊臉所蒙，乃觀察其禮讓爲國，與三屆執監聯合之主張，竟明顯視黨國爲個人私產，隱然以家天下之英雄自居，實可駭怪，閻在此情形下，即使心實無他，已不免有挾兵力以威脅中央支配黨國之嫌，以受命中央服務地方之官吏，而有此飛揚跋扈之行徑。就國法黨紀言，試問將何以自處，本人以爲閻就中央言，爲中央執委，就政府言，政府委員，對黨務國事，如有高見，儘可向中央建議，請求採納施行，如仍有離國遠游之志，真正本「以在野之身

爲黨國努力」之宏願，亦儘可向政府辭職，悄然引去，乃不此之圖，而發此不倫不類言論，不亦太奇。吾人覺自唐生智消滅，張發奎失敗，國內已復趨平靜，每一軍人，如擁護中央，完成革命，即應服從中央指導，努力於革命建設，閻負中央付託之重，一舉一動，輒與大局有關，尤宜鞏固中樞，弼成訓政，實不當庸人自擾，故作駭人之論，使甫定之時局，復歸紛擾，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吾人希望閻終於能幡然覺悟，本往昔參加革命之初衷，繼續爲黨國努力，吾人自問，存心平恕，全無苛求，真勿輕信失意政客之欺誑，以爲一手即能掩盡天下人耳目，如亡羊不肯補牢，懸崖不能勒馬，想以別人爲自己犧牲，而自己則先做他人傀儡，卒至身敗名裂，受中外笑罵，是誠可惜，

閻錫山原來是一柄兩面刀

胡漢民

——在中央紀念週報告——

上星期一，吳稚暉先生對閻錫山事，曾有重要報告，且有希望本星期內，或可風平浪靜之語，吳先生所說的道理，不但閻錫山應當知道，一切的人也應明白，廣東有一句土話說，「作人最怕作到兩面刀」閻百川正是犯了兩面刀的毛病，圖窮到了匕頭見，拿出來還是一個兩面刀，現在問起來也說不出其所以然，所謂燕電是說邀蔣先生下野，他也好像有奉陪的樣子，此其後糾纏，全是這一套話，講黨而不愛黨章，講國而不愛政府，這兩點就是他的出發點與立場，試問他怎樣呢。而他總裝出極單弱可憐的樣子，求人之同情，事實上則不然，禮讓為國，正是想爭奪，他說總理當年讓給袁世凱，就是說我剛剛是像袁世凱，可否就讓給我，如果真講禮讓，一隻船票很可憐天下野，但是人人皆知不是這一回事，他有許多地方糾纏，過於自私，如同小孩子一樣，以為我是太可憐了。究竟他那裏可憐，如講軍隊交給中央，此話我們講過很久了，為什麼編遣會議以後，他還招兵，為什麼中央派去的編遣人員，他絲毫不理，他的腦筋裡，完全不知有黨，拿着地盤軍隊要挾政權，所以更不知有政府，他既是國府委員之一，即應在中央努力，為什麼偏回到山西去，增兵購械呢，他自己想作吳佩孚，支配北京內閣，所以他的心思同他所講的兩

閻錫山原來是一柄兩面刀

樣，閻百川先生又講黨是整個的，不錯，黨本來是整個的，是在總理遺教三民主義，與革命立場之下整個的，他自己違反立場，怎麼來講整個的黨，總理當年對於陳炯明，對於劉（震寰）楊（希閔）全是不客氣的，又講統一的國，此亦非如閻先生之解釋，中央不能視人用武力來破壞統一，而不以武力擁護統一，閻先生的軍閥思想，尙未糾正過來，中央是用和平手段的，非至萬不得已時不用兵，且閻的電報專用欺騙方法，我們回他的電報說，你講的太多了，太高明了，他便硬說，你們都贊成我的說法了，一面是騙中央，一面騙一般人，然而國民也完全明白黨的關係，所以質問他的公正言論，使他無法答復，閻之存心，不自今日起，以最近情形看來，他一定要找一條死路，又是進退維谷，他的十餘年歷史，說是任何人全上了他的當，而他從波有上過人的當，袁世凱作皇帝，也可以稱臣，國民黨也好，段祺瑞也好，吳佩孚也好，他統統照顧得來，他自以為很高明，中國沒有第二把手，於是乃自命不凡，這是第一個原因，他本是善看風頭的，把吳段等等走馬燈，看作了天經地義，以為我有了這些兵，也可以鬧一鬧，這是第二個原因，他向來是利用人，佔人的便宜，便祇可作一個兩面刀，現在覺得已經成熟了，其初還想請出李

一五

宗仁、白崇禧、馮玉祥等來，殊不知李宗仁等之不配，等於閻百川之不配，自己須要知道自己的分量够與不够，如何始可爲一領袖，領袖非可搶盜得來的，如果黨內認爲你是領袖是可以的，但不可以巧偷硬搶，來作一領袖，恰巧有所謂西山派者，跑到太原去，以其所以捧李宗仁捧閻，閻先生也以爲自己行了，於是又利用別人，來討便宜，西北軍將領最近來信，痛心疾首的表示，上了閻之當，又以爲中央還在上閻的當，西北將領的信內說，我們同閻來比一比，總理到北平時，西北軍對於總理個人與其主張，皆極尊敬，那個時候，閻百川安在哉，十餘年來，過着反革命生活的閻先生，馬上認爲黨國元勳，此非中央也上了他的當嗎，殊不知中央是不論既往與將來，祇要當前能努力革命，就可認爲是同志，閻先生此次不管東西南北，合一爐而冶之，有所謂元老院樞機院，於是安福系，研究系改組派，共產黨，均可加入，以爲人家相信他了，但是這些全是空話他以為用此可以騙人，而人家向來都不相信他，恐怕這次他是剛剛上了人家的當，這是第三個原因，十五年北伐的時候，起初我們定好周密計劃，他偏不幹，以後他竟一個人北伐，當時不知其原因，以後才知道有帝國主義者的浪人，告訴他，說現在是機會了，你如果同馮玉祥一同北伐，是不成的，還是我們來幫助你，閻先生乃

大上其當，但是他自己不懂，帝國主義者最願中國統二統三而不統一，現在閻先生又利令智昏，把以前所上的當忘記了，又來湊熱鬧，而且閻先生買了一大批軍火，無法起運，鬧起亂子來，便可以大運特運，這是第四個原因，以上四大動因湊合起來，可憐完成一個騙局，中央何以仍照處以寬大呢，這是中央的和平政策，無所謂厚於彼而薄於此，我們也希望不要用兵，如何可以不用兵，則希望大家不要反叛，他口頭上說服從，而事實則不然，我們久已成了預言家，桂張馮唐之覆亡，我們早已斷定，就是因爲我們明事理，知大勢，辨是非，現在閻先生如能改過自新，懸崖勒馬，放下屠刀，去買船票，也就可以把他的罪狀掩蔽了，如他仍然不改，還是照着封建思想軍閥精神去作，滅亡的也就快一點，現在看他情形，是與其慢不如快，因爲軍閥到此祇有滅亡，無論如何聰明皆適足以自殺，從前李宗仁白崇禧的叛變，等到中央討伐，方才瓦解，閻先生則不待中央討伐，自己也就會覆亡，總理遺教說「人應以服務爲目的，不應以爭奪爲目的」，閻先生恰正與此相反，總理又說，「國家是一個機械，」作革命黨的不應把任何事皆當做功名利祿之途，我們還是勤讀總理遺教，庶可明澈正當的道理。

○ ○ ○ ○ ○

閻錫山何以走上死路

胡漢民

各位同志：上星期吳稚暉先生在中央紀念週報告中對於閻百川先生近來的事，有很詳盡的解釋與批評，末了並說，「大概下一星期一切事情就可風平浪靜」。吳先生的這種希望可惜未能實現，一星期來，閻先生的態度依然未見光明，凡遇事兩面都打人家的主意，而自已實在不行，終於兩面都失敗。廣東有一句土話，叫做「兩面刀」。「兩面刀」是做不得的！照閻先生現在的行徑看來，確確實實在做「兩面刀」了。「國窮而七首見」。是普通的情形；現在閻先生的國已窮，而七首不見，反見了一把「兩面刀」，動機是想反正都討便宜，結果却反正都遭失敗，豈不可歎！

這事的發動，大家所知道的，是從閻先生的蒸電起，其實事情已醞釀一個多月了，在一月十七日，他就發過一個條電到各處，運動人家反對中央，在中央服務的山西同志，曾請求蔣先生說：「我們個人的地位都談不到，惟有閻先生現在一步一步走上死路，實在於國家甚危險，蔣先生應該問問他，到底打什麼主意。目前情形看來，趙次隴先生恐怕不會回來了，也不妨打個電報問問他，究竟怎樣。」因此蔣先生就打電報去問閻先生；所謂蒸電，是回答蔣先生所問的。後來他自覺此電所說不妥，於是左一電，右一電，替自己辨護；直到現在，電報還未打清。他的話

閻錫山何以走上死路

頭緒很多，教人弄不清楚。大概看來：講到黨他是不懂黨義，也不管黨章，講到國，他是不知政府為何物，國家為何物，只管隨着他個人的打算，發表空論。我們平常講話，尚且應着些實際，合上理路，才能得人的同情，何況所討論的是一國的國是，而竟如此隨便，豈不奇怪！例如他講禮讓是講的，不是做的：是想迫人讓地，而絕不是他讓人。他的禮讓的學說發表既多，我們才明白他的意思，原來正如北平某報所說，從前總理會讓位給袁世凱，蔣先生既是 總理的信徒，現在便應該學 總理，讓位給閻先生。如此，在蔣先生固然有如 總理的地位，但不知道閻先生自己究竟居於何地。這不啻明白說：「我現在已是袁世凱了，你們應該讓我做袁世凱，」豈非笑話！兄弟繼以爲閻先生既主張禮讓爲國，便惟有去買船票出洋，如果是真的如此主張，也只要買一次船票，已够出洋，毋庸弄到船票一買再買，此身仍未出洋，而反把自己轉變到袁世凱的地位上去，如此禮讓，實在不值得！

說閻錫山是個聰明人，我們不知他的聰明究竟何在。他有一個很大的誤解，以爲別人都是小孩子可欺的，他祇要裝愁眉苦臉痛哭流涕的樣子出來，別人便不免可憐他曲從他了。其實那有這回事！他的電報裏又說：「我們大家把軍隊交還給黨國吧，不要做自己個人的武力了。」這句

話原很對，而且我們也早已講了。自從編遣會議以來，我們就天天如此主張。但是閻先生既說這話，何以不照做呢？何以反而不斷地招兵買馬呢？他又說：「我們今日以黨爲明治呢？還是以蔣先生爲明治呢？」這句話問得太奇怪！我們乃以黨建國，以黨治國，蔣先生到今日，仍不過一個黨員，豈有認他爲明治天皇的道理！閻先生是命爲長薩，要做成據有藩地，反抗中央的長薩，便硬把日本的故事來改竄，日本維新的人物今日如果還在，怕要給他氣死。在這一問話中，閻先生所表現的思想，完全是腐舊錯誤的。他的心目中實在祇看見北方以前許多軍閥的行徑，做到幾分勢力，便把這幾分勢力放在一個地方，使他成爲自己的地盤，好永久盤據着擅作威福，一面憑藉些兵力去遙制北京政府的政權，使爲己用。他一直都是如此想，也一直都是如此做，那裏懂得什麼國家與政府！如果他是懂得政府的，去年應不回山西，因爲他是國民政府委員，又是中央委員，應該在中央努力服務，而他却非跑回去不可，離了原來的地盤便一切不行了，這難道就是將武力交還給黨國嗎？這難道就是在模仿日本，維新建國嗎？

至於他的話之中，說來最覺有力的，還是怪中央拒絕了許多舊日的老黨員，好像把黨分裂了，又屢屢用兵戡亂，就是中央的破壞和平統一。這些話簡直幼稚得不值一駁。我們的黨在總理遺教之下，在三民主義之下，在同志革命的立場上，原是整個的。但不幸而有叛黨的人，違

背總理的遺教，離開革命的立場，那我們爲嚴密黨的團結，增進革命的效能，貫徹革命的宗旨，惟有趕緊剔除了他們！這種人既然自己拋棄自己的生命和歷史，而來危害黨國，我們若姑容他，在我們也就有縱惡助惡的嫌疑，反而是幫他們去破壞和平統一了，那裏還算得是維護和平統一呢？總理在廣州對付陳炯明，兄弟在廣州對付劉揚，都是這個道理。真正革命者謀國家民族久遠的建樹，惟靠自己抱定主義，而消滅了一切反動，使主義終於實現，那才算得起是保持了黨的整個，維護了國的統一，絕不如閻先生所言，把戡亂與造亂者同科。中央是有主義的，是渴望和平的，是堅持統一的，絕不至糊塗到和從前軍閥一樣，做武力統一的迷夢。在過去許多事實中，久已表明如此了，但是假如有人以武力來破壞統一，中央便不得不以武力來保障統一，維護統一！有些人以個人爲中心，濫用武力，吞併異己，動搖中央，完全軍閥的封建思想，與惡劣舉動，明明白白做了國家建設與訓政的莫大障礙，中央既負完成革命的使命，可以聽憑這種障礙，塞斷了全民族惟一的生路，而不加剷除嗎？不知有黨者請不必再藉口於黨，破壞統一者請不必再藉口統一，否則惟有徒彰其醜而已！

最近閻先生來的電報裏，更有一點可笑的：我們前次因爲他屢發謬論，無從答復，如以禮讓爲國，召集一二三次大會的中委總投票等主張，實在太荒唐了，只好說他一

何真測高深，原是挖苦他的話，而他此次來電，竟說他以前的種種主張，已蒙我們贊許了，這不是滑稽麼？如此簡直有點無賴的行徑，不然後又轉了糊塗念頭，以爲人家真的爲他的話所折服，受了他的騙，那就格外可憐了。他既認他以前的主張都經我們贊許，所以他最近又洋洋千言，列入什麼請教者幾上商榷者幾，做出誠懇的樣子來假意周旋。而說來說去，仍不外剛才所舉的那些知有他個人，不知有黨國，或口是心非，言而不行的話，我們真犯不着再和他作口舌之爭了。他的思想，中毒已深，也絕非一二篇文章所能勸得轉來，他一心想騙人，一味走死路，執迷不悟，只好聽他去。不過我們對於他所以走上這條路的原因，好給未來的人一個鑑戒。

據兄弟所知，他所以走上死路，第一是因爲他自信太過。他認爲民國十八年來，祇有人上閻百川的當，而閻百川從未上過人的當。不問民黨也好，袁世凱也好，督軍團也好，北洋系也好，革命的也好，不革命的也好，儘管在北方各顯神通，可是總不能損及閻百川的地盤與權利。中國政局儘管變來變去，而閻先生總是坐鎮山西顧盼自雄，民黨革命可以響應；袁世凱做皇帝可以稱臣；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弄權稱霸，也無不可以服從。總之，敷衍得宜，應付有方，便始終保定了他在山西的權位。國民軍北伐的聲勢既大，他便馬上參加北伐，因此更一躍而做了北方的革命領袖，情形更比前不同了。他認爲這麼許多形形色色的

局面，他都應付過來，從未上人的當，難道此後還會上當嗎？既有了過去十幾年的鎮定工夫，維持經驗，八面玲瓏的手段，他便以爲自己無事不操勝算，也就無事不可以爲所欲爲了，所以他最近所有的種種舉動，在別人看來，覺得太危險，替他捏一把汗，在他自己一定是已躊躇滿志，認爲很有把握，行見全國的人，都入他的彀中，然後他才很固執很堅決地做起來。

第二是因爲他看人太輕，他簡直沒有認識革命，沒有認識國民政府，他的眼光終於最小的環境所限，由扣盤擲燭估量日月，焉得不錯誤！北洋軍閥以前本演的走馬燈式把戲，段祺瑞，徐世昌，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等，種種往來都是一樣的人物；攪來攪去，無非就私人間爭權奪利而已，當然做不出什麼政府與國家的模樣來給閻先生看見，閻先生心目中便認爲一切所謂中央者無不可作北洋軍閥的政府觀，是可以隨起隨倒的。他認爲今日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外如此，祇要攪它一年半載，他是必倒的，自己便可以起而代之，至少自己也可以做到吳佩孚等從前所做的一步，不必參加政府之中，而權勢足以遙制政府，好比太上政府一般，專斷一切，毫無阻礙，比身居政府之中的還要高明的多，閻先生目中看錯政府看輕中央，存心想來篡竊挾持，玩弄中央，所以現在先對中央反動起來，他的見解如此錯誤，究竟於中央何損？但於他自己却害處大極了，而他終於不悟，直向死路闖去。更有何說！

第三，是因為他一面看輕了人，一面又認錯誤了人。他向來是好佔人家便宜的，有人送便宜他給佔，他當然歡迎，因此便錯認這班送便宜的人是好人，禁不起人家一擁戴，自己便覺得果然很像，同時便覺得擁戴者也實在不錯，如此互相標榜利用起來，事情便愈攪愈糟。他初時對於國民黨總還有些疑懼，以為黨究竟很厲害，能以幾年的功夫，統一了中國，一定有歷史有精神，會有這種成績。所以去年前年，他雖有趕緊活動起來的慾望，尙因不甚明瞭黨的所以然，而不敢輕於嘗試。近來不然了，他看見本黨中有許多舊日的老同志，真明其妙地隨便亂攪，先請出李宗仁白崇禧來護黨，不行又請出馮玉祥護黨，不行乃至請出張發奎唐生智來護黨。這些人都不行到了現在，一直請求到他閻先生面前來了。當他接受那班人這種推戴與請求時，他一面認為中央一定不行，一面認為自己一定很行，而一面認為那班人也必是黨中很行的份子，才會知道推戴他請求他，於是一切放胆做去了。其實照我們看，我人護黨的朋友，從李宗仁一直到閻錫山，簡直是每况愈下！即令不然，閻錫山的護黨，與李白馮張唐輩護黨，事實上會有何分別嗎？試問閻先生對黨，過去有什麼關係？不過是同盟會的一個老同志而已。但自他做山西都督以來，到底有那件事是對得住黨呢？倘閻先生定要負起護黨的責任，也得自己要估量一下，自己在黨內的分際究竟够不够？黨的領袖，畢竟與其他的領袖不同，沒有歷史與人格，是斷乎

不行的，黨的領袖地位絕非巧偷豪奪所能得，偷則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人人會發覺的，奪則如人格歷史等等無從奪起，很多人把黨的領袖看做高官重爵一樣，以為是名利兼收，大可羨慕的，已經大大的錯誤了，如果不明這種領袖的地位的由來，而即以求高重爵者求之，甚至演起禮讓，擁護勸進一套把戲來，那就更錯！剛巧閻先生年來不革命，反革命，又一班人如西山派的朋友利用他的武力，便把從前捧李，白，馮，唐，轉來捧他，同時準共產黨，改組派等，也因沒有出路而找到他；於是大家都如蠅逐臭地聚集到一處去，簡直做成一頂「非閻莫屬」的帽子請他戴起來。他以為很厲害的國民黨中，許多很厲害的份子，在已紛紛集合於我的旗幟之下，擁護我了，我還不趕緊幹嗎？閻先生與唐生智是早有成約，同抗中央的，後來因為唐生智發出電報，自己領銜，並且推出許多第二屆中央委員起來，他認為唐的擁護他不誠，所以暫時不動。改組派與他也有成約，可是後來改組派找了汪精衛先生，閻先生是不作第二人想的而且當時情形他又認為如果幹起來尙不會討好，所以又遲延下去，並且迫不得已，發出通電來說，決心消滅改組派。現在呢，汪先生暫時不出來了，說明白讓給閻先生了，經此一推戴一禮讓，他認為時機已熟，於是非攪不可了。

第四：他生平總是給當別人上，現在却已臨到別人和他清算賬目之時：非他上一次當不可，不由他不幹了。過去

被他玩弄因他犧牲的人，現在並不干休，不許他再空口講白話，要錢的要錢，要事的要事，有些人穩定了他實行已到窮於應付之時，再也敷衍不下去，迫不得已，只好硬起頭皮來攪了。即以西北軍以前上他的大當，人所共知的，現在他還要抓住人家做工具，不肯放鬆，那就非有一些作爲出來不可；不然，誰願意長久跟他鬼混呢？據兄弟所知，西北將領有寄信給京內的人說：「我們上閻百川的當已夠，現在被抓住沒有辦法，大概中央也在上他的當了。在革命的歷史上無論如何我們總比閻好些，不講旁的，單說當初 總理北上，到平津時，我們西北軍對於 總理的服從與崇拜，都到了極點。岳維峻軍長且受黨命去進取山西，那時的閻，不但不知有中國國民黨，與 總理孫中山先生，而且早已處在反革命的地位了。現在中央對他卻這重視，一定是上了他的當了」。其實中央並不是上了什麼人的當，不過始終保持和平統一的政策，不答人的既往，也不避隱人的將來，祇要其人現在真能爲黨努力，中央便引爲同志，這種態度， 總理在世界早就如此了。事實上很多同志負黨，但是黨終不負同志，無所謂上什麼人的當。西北軍過去既已上閻的當不小，這次定要同他算賬，不容他再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出了頭來看看風色，如果不對，馬上又把頭縮進去。這次環境一定逼得他厲害，所以他不能再保持以前的假面具，雖然這攻近交的下策也只好用了。不過閻先生要知道：環境的困難，多半是自己造的，

閻錫山何以走上死路

現在相逼的環境，乃昔日自己的心術行爲不正所致。現在若不能忍痛一時，轉回正路，而將錯就錯下去再攪些什麼元老院樞密院聯合三屆執監委員行什麼總投票，一面找回李宗仁白崇禧，乃至譚平山一千人來，一面再招呼了安福系共和黨研究系改組派共產黨來，這些魑魅魍魎，同時登場，試問閻先生將來的環境又復如何？能比現在的好嗎？能不更受逼嗎？閻先生果有降魔杵，退鬼符，由這些人擁戴的首領是做得嗎？段祺瑞在北洋的資望如何？既有段祺瑞登台，那末，當然李思浩長財政，章士釗長教育，由此類推，什麼是派給你閻先生的一份呢？這種自殺的環境，又去造定做什麼？如此在別人逼他上當以外，他自己又逼着自己去上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第五：是因爲有帝國主義者在背後蠱惑着，閻先生認爲有了靠山，胆子壯起來了。他在十多年中，大抵採取保守政策，若不顧一切，悍然出馬，簡直不會有過，比較做得最兇的一次，要算民國十六年的出兵北平。那一次閻先生的舉動，我們都很奇怪，在先我們所定的種種北伐計劃，他統統不跟着做，那時蔣先生正在上海，馮煥章正沒辦法，他忽然獨自一人北伐起來，雖然吃了幾個敗仗，甚至傳作義等爲他犧牲，才慢慢退回山西，但仍覺得有餘勇可賈，與往昔不同，這是什麼道理？原來他那次勇氣，是直接間接由帝國主義者鼓起來的，他把某某帝國主義者，的浪人式的軍人，當作好人，聽了它的保障，指點，得到它的

以爲必操勝算，才那樣努力，這一次據我們所見的事實，及得到某國同志寄來的報告，閻先生對外又得了某種默契與暗示，才不顧一切地奮勇向前，某帝國主義者的浪人軍人向來是希望我國統二統三的，最近在我國南邊走不通，北邊也走不通，只好走閻先生的唯一的路，而閻先生又恰恰非有這種力量來壯起胆不能有爲，於是彼此又互相利用起來了，至國家真弄到統二統三以後，在帝國主義者，固然是正中下懷，在閻先生乃口口聲聲謀救國建國的人，難道也認爲快心之事，得意之筆嗎？

綜合剛才所舉的五種原因，可知閻先生於人我之間公私之際，通通攪糊塗了，所以才有最近的種種倒行逆施。一個人若如僅及自身，不涉旁人的事，無自知之明，一意孤行，爲害尙小；若當人我之間，發生很大關係時，也無自知之明，那一定誤人誤己，結果不堪設想。至於對人一方面，無知人之明時，或不識人的學術所長，或不識人的情所屬，都還不要緊，最壞的是連其人於我爲仇爲友，且沒有看清楚，那便危險到萬分了！

對於苦口婆心的反認爲仇，對於口蜜腹劍的反認爲友；明明在騙自己，却以爲是自己騙人了，明明受了人的騙却以爲是得了人的擁戴；進一步便認賊作父，而不恤犧牲自己的國家民族，完全私爾忘公，爲人顛頭顛倒，一至於此，雖欲不速亡其身，又如何可得！我們看清了閻先生的所以誤入歧途，愈陷愈深的原故，就感到現在對他已確非口舌

文字之爭所能收效，在他已做到目前的一步，好像已跨在虎背上，欲下不能，那惟有他的內心上能够自動有所警懼，還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外更無力量可以挽回他的錯誤了。關於此事，外間還有一點誤解，現在再略說一說：

我國國民因爲智識太不充分，多少時候有着一種誤解，大家回來認爲笑談的；不料以閻先生在政治上攪了幾十年的人，今日還將這種笑談算做自己的獨得之秘，拿它去到處騙人，豈非怪事！這個誤解是什麼呢？便是南北分治之說。在此說中，要緊的一句話是：「北人不當爲南人所制」。我們聽了這話，立刻便會感到它是與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絕對抵觸；說這話的人，便根本不能再打什麼三民主義的旗號了。閻先生假如真說主張這句話，又不知他自處於何地。如照這句話來，南北應分治，東西何嘗不願分治？閻先生是山西人，現在爲何要侵犯山東呢？這不是笑話，不是大大的不通麼？自閻先生到了北平天津以後，據說那裏的商人都恨他，說他比張宗昌，褚玉璞還不如。因爲張褚雖搜刮了錢去，還是花費在地方上，閻先生搜刮了錢去，却統統帶回山西，換了無數山西不兌換的紙幣留下來，至於現銀是刮一個搬一個走的。照這樣情形，閻先生雖要自居爲北方的領袖，去統治北方，實際上還差得遠呢！閻先生不但不知有國，且不知有北方，所知者惟有一個山西而已；而先生偏要提出南北分治的話來，煽動一班

愚人，是不知落後到幾百年去，論器度也適以自彰其狹陋而已。如果有人真被他這種話煽動了，其人之愚，真是不可及。戴季陶先生前時派人到西北去，實地觀察了西北狀況，覺得很可悲憫，回來於是說：「我們要趕緊開發北方，南方的人應該往北方去，北方常鬧飢荒，至少是水利沒有辦好，交通沒有報好，南方人應該去幫忙，把一切要緊的事趕緊做起來。」戴先生這番話，完全站在國家民族的地位上講的，沒有什麼毛病。在座很多北方的同志，試問誰是主張把老家的大門關起來，不願別人去投資出力；作開發實業；振興教育種種事業的呢？即如開採煤礦中，從前便有很多廣東工人，那成什麼問題！人家同是為國家工作增加生產，分什麼彼此！可是有人把戴先生的話轉轉說傳，變做戴先生主張以南人去統治北人。做服北人，這是什麼話！這是很像帝國主義者從旁挑撥的口吻，教你們一國之中，南北一分，東西一分，然後便真的成了統二統三統四的局面了。我們說閻先生上了那種帝國主義者的圈套，就此一點看來，可知並非虛假吧。

閻先生的事，現在已惹起全國人的注意，許多方面商民的代表，都認為他的謀叛，與中央最近或者不免對他用兵，都不必驚慌，因為大家看準他是不久必倒的，現在已是輪着他的時候了，商民能有此種觀察，更為可喜，兄弟於軍事學雖不很懂，但對於用兵的基本道理，也略知一二，照已往的事看來，我們同志都已成了很高明的預言家，

閻錫山何以走上死路

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等，一幕一幕的事，結果如何，都是按照我們所預言的實現的，我們的話，次次應驗，這一次我們又可斷定：閻先生如果自己的內心不能有特別覺悟，放下屠刀，去買船票，那是一定要失敗的，而且失敗得比以前諸人更快更慘，這一個預言，我們確乎敢說，而且確信其必驗。閻先生若能就此真的禮讓而退，免却北方人民再度遭劫，國家元氣再度受傷，那麼已往的過失，或者也就可以彌補過去了。不然，亂事既終不能免，橫豎軍閥一定要剷除的，全國真正的統一一定要實現的，與其慢慢的，何如快一點好？何必把這一個碩果僅存的軍閥，最後一個的癥疽，長久留着潰爛？還不早點開刀，讓它早點平復，早點長起新肉來嗎？這不但我們如此想，全國人民誰不如此想！那我們的預言，又何患其不驗！吳先生說的好：從前李，白，張，馮，種種反動，定要等到中央討伐後才消滅，至於閻先生這次的做法，是含有自滅性的，不待中央去討伐他，他自己內部不久自會崩潰的。由此說來：目前惟有自覺與自滅兩條路在此，聽閻先生走那一條了。

至於我們自蔣主席以至全體在黨治之下工作的同志同鄉，惟有為黨國而服務，不必顧慮其他。大家總要記牢總理的一句遺教「人人以服務為目的，不要以奪取為目的」。固然不當如許多反動份子，以爭奪去代替服務，或如閻先生，以禮讓為爭奪，更不當看輕服務，而貪圖清閒或

高蹈的美名，那是不革命而已，並不高也不美。至於一般的名義地位，人人都不設計較或爭奪。例如主席，很有人要爭了做，實在是笑話！做主席有什麼尊貴，值得大家如此看重！不爲主席，難道便不能服務了嗎？若就服務以外去認真，怕就不免離開革命的立場了。我們平常開會時，對於主席總要讓來讓去，讓到四五十分鐘才得定。因爲大家心裏都認出席會議是來討論事情的，不是來做主席的不是爲着個人，而是爲着事情。會議的臨時主席如此，政府的主席也是如此。大凡一樣物件，總有一個重心，要舉起物件來，定要有一個支撐的，例如一根槓桿，我們如要把它平平的舉起，一定很覺吃力，若於附近重心之處，設一

個支點，再去舉它，便容易多了，不但辦理如此，就是總理也是如此。我們要全國政治辦好，定要有個政府，要政府的大小事情易舉，定要有個主席，這是同於物理作用的。所以總理說：「政府是機械」，我們担任政治工作的人，更要抱定宗旨去服務，大家各自用力，舉起我們的事務。主席也同是用力服務的人而已，假如丟開服務，而將名義地位先橫在心上，固然便離開革命的立場，也就無所謂担任政治工作了。因爲「政治」的解釋，原是關於衆人的事務，而非關於衆人的名或位。我們同志應先切實體行總理這種遺囑，去運移了風氣，然後國內自能無亂，一切止亂戡亂的話，自用不着了。（完）

對於閻錫山敬電之糾正

吳敬恒

太原閻副總司令百川先生動鑒拜奉敬電，轉示先生電復廣州特別市黨部馬電全文，並有下詢芻蕘之意，愛黨之熱誠，與待友之虛懷，真名感佩，茲敬申其鄙見者，指定得援成例，先生已無疑義，所猶待討論者則以一二屆各省皆在秘密工作中，三屆成立，已非其時，無指定之必要。故懷疑於三屆，此本反動份子口頭常持之理由，先生猝被所欺，亦姑以之爲辭，實則一屆指定，爲防腐也。二屆指定，爲親共也。三屆指定，爲汰共也。簡單明瞭，爲路人所周知而孺子能喻，深文曲說，徒周章耳。若云一二屆皆在秘密工作中，應當指定，此與理論事實，皆適違反，秘密中既能工作，則到處有秘密團結，正得各隨其小組，選出最堅實之代表，選舉一宵可就，豈必設會所，貼布告，強在軍閥監視下，爲形式之表示，才算選舉，乃理論所不通。又已過之歷史，一屆大會指定，最多者反爲廣州公開之各部，外者如河北安徽，却反有選舉之代表，故謂公開時不應指定，於事實又不合，其實一屆所以指定，完全恐從前一切拘墟之舊黨員，任其馬上選送代表，將徒增無理之取鬧，二屆所以指定，乃恐反共色彩者爲代表，則障礙聯共，全般理由，真不值孩提之一笑，至於三屆形勢之嚴重，遠過於一二屆，十六年四月汪先生歸自莫斯科，弟等泣求其反共，汪先生反與陳獨秀共發宣言，其年之冬，弟

對於閻錫山敬電之糾正

等再向汪先生下跪，汪先生又讓廣州之慘殺，口頭儘倡反共，事實仍樂利用，自應甲乙丙丁，暗成連環，藕斷不絕絲連，此左派自命者，思想不敢落後之苦衷也。試觀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廣東全省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宣言。見於布爾歇維克雜誌第九冊，有曰張發奎，陳公博與李濟琛，黃紹雄，其放顯微鏡下亦看不出什麼分別，此反共真也，然又曰。張陳又來請求合作，我們只要條件相合，就是北洋軍閥相求，也可允許，何況張陳，此利用亦確也。一二屆時敵人爲軍閥，雖懼奸細混入，然大都數寡而技拙，不足深防，三屆之敵人則爲共黨，及盲目受利用之共黨工具，此輩無孔不入，能整票的額不離字，挾金縷棒而溜入腹心，此又汪先生所深嘗其味，故指定中有所謂圈定法，至今各級黨部之選舉，正沿用之，最近北平河北過去之黨部，皆圈定者，終以爲忠實可靠矣，豈知語其結果，先生爲以縹眉苦臉，不能不信其中實準共產黨，至去秋介公蒞平，驗之而信，始報中央斥換，圈定者尙然如其竟對反動分子，閉目歡迎，憲政時代應有此國會，而訓政時代實無此黨紀。

且先生一則曰如由一人指定，再則曰假使有人指定，所謂一人與有人，其思想指將若，二屆指定羣詬汪君，則三屆指定例詬蔣君，簽頭樣子，注目於出頭較長之一根，其勢

二五

然也，惜與事實又不符，欲避免阿私所好，先生不必同他人，即可開今日劇烈反對三全大會之李德鄰先生，當廣州燒死之後，弟與李先生尋自然老實不客氣，反對所謂粵方黨員，當時怒之者，却為蔣君，李先生之同志，日騰電報於武漢，謂非全體治罪，與開除不可，卒為蔣君所勸而罷，然其後來攻奮鬥，一時蜂起，革命之評論，大陸之大學，尚妄吹費有自由，此蔣君苦心容納異己，求弭黨爭，為衆之所知，因而三大將開會，李先生等日惴惴焉，恐此輩代表之充斥，前番弟受次隴先生，告知執事會偶集湯山，有人以為選舉太完備，黨必破碎，欲黨之完全選舉，止可因襲，其時弟與李先生等皆注視蔣君，迨蔣君亦首肯觀衆始默然，既而執事開常會，又皆以為然姑決議沿用指定成例。李先生倘不健忘決不願以三屆指定歸功於蔣君一人，故一二三屆之指定出於不得已，若謂無總理之才能，亦欲學總理之通變，俟太刻舟求劍，毫無長進，此諸執事隨二三屆之汪蔣二君，皆俯首無辭，若先生皇然，即以此為有損黨紀，則總理將莞爾而笑，故先生上反動者之當，指摘三屆，頗不近理，若求選舉完美在將來四屆將開之先，先生坐中央黨部，建議不再指定免得永援此例，自然亦為求全之正論，可是將來事實許與不許，恐尙成問題，萬一迫於時勢之不得已，猶應變通。愚昧之見，總理終少錯誤，不如仍沿其指定之法，較為得當，孔子云：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再越三年而至五屆，決不需再沿

舊例，相繼而永援，必無其事，似先生不必過慮也。至於先生貢獻於時人之高見，曰合三屆執事為幹部，曰全體黨員，總投票，則不列于黨章，不見於遺著，各人雖總理之教，以為主張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欲望黨之整個結果必更破碎矣，然我輩宜默請於總理之靈，使四屆即無庸變通，尤萬幸也，故三屆之沿例變通絕無可議，因此自李白之抗命，至於唐孟瀟之叛變，彼等宣言，各有短於三屆，先生或斥其亂，或討其逆，絕無猶豫，元且在太原送先生上討唐之車，盛惡唐為三屆之叛徒，乃曾無一月之久，忽如同隔世，大有城郭猶是，人民已非之景象，若白若李若張若唐，若皆曾為先生所手戮，先生忽焉中住眩倒地起立，而其厲聲附大聲狂論三屆，不啻若自其口出，此非敢於大不敬狎侮先生至此，弟實震於前後之兩人無可形容，而不自知其狂誕耳，死罪死罪。或有進一步而逆臆者，此實平常，蓋將有人欲置先生於爐火之上，使極口反對武力者，姑一度試着戎衣，天下遂可大定，欲師出之有名，使三屆會議，為其名耳。嗚呼，先生休矣！國人之厭亂，早已無分有名無名，視同一邱之貉，先生果入地獄，人民亦以餓鬼相待，語云：救門者不奮拳，先生就任副總司令之答詞曰，若再用武力，必至循環致復，近日漾電，則曰不需用干戈，亦不必用干戈，貫徹自己之宿諾，宜若何之絕緣，乃鄭州回車以後，中央因唐孟瀟師潰遂不窮究其所在，又因石漢章意誠，泰然盡忘其過舉，正圖開三中全

會，整理廣政努力建設，不謂先生之所謂深電，早已於月初紛派信使，四出煽動，以前未出鄭州，又以中華民國名義，贈委若干總司令，一面戒嚴扣車遣兵調將，意欲何為，不恤循環，願為其報，使人復乎，抹去不字，干戈常用，其必用乎，樹欲靜而風不息，民欲休而先生又不許，真不可思議之至矣，先生撥電，又有曰由黨爭而變兵爭，士兵則死亡枕藉。人民則困苦顛連，對外無禦侮之能，對內失統馭之力，先生敘往事也，然惜先生今日之行動，直可為未來畫一小照，突評三屆，是謂黨爭，黨爭本其名，為兵爭，於是死亡困苦之甚，禦侮更無能，統馭更無力，亦為必得之果，誰先黨爭，誰引兵爭，為誰死亡，為誰困苦，何至無能，何竟無力，不幸先生首以一屆發難，隱圖師出有名，於是死亡將為先生，困苦將為先生，無能無力，皆將由先生，再由先生而推及從前，則彼甲仆乙起，丙倒丁興，恍若輪流瓜代，於如間日應發彼等各先責難無一非變相之先生也，中央雖無意卸罪兵爭，似乎已證明未為戎首，是百先生現身烘襯，形式如此耳。中央統馭無力，有慚德矣。然賢如先生，猶無端不受統馭，尙何言哉，更舉痛史，尤為對外無禦侮之能，伊誰致之，亦可由戎首問題，略一討論，外交不嫌堅硬，本繼承於總理，是為蘇俄能

平等待弱小民族，政府欲自由取消不平等條約，當首將中東路，可以一無問題，豈知大上厥當，赤色帝國主義之毒辣，百倍於白色帝國主義，然禦侮猶可圖最後之共奮，不料所謂改組派，竟逞其方有外合，遂起裏應，東師正與赤賊肉搏，張發奎即在鄂西發難，使中央無暇應援，近日察知一事，尤可痛心，即先生近習在京者告我，閻先生不滿於中央，在東蘇戰爭時，亦有一疑點，其時謠傳中央將借拒俄之名，遣兵五萬，北行至津，遂圖逗留不進，解決河北，嗟乎，嗣後中央未遣一卒過津，即投鼠忌器所忌乎——而且張師既竄湘西，馮師即接之而攻豫，中央又不能不應，此汪先生常苦主義上之夾攻，故即於兵爭上發明夾攻，以苦中央，且從而借此不助外戰，止願內爭，又加以惡名，以為返國活動之資料，是亦無賴矣，今先生批評禦侮，乃知有兵五萬，曾委曲而不敢過津，無能又復出於先生之口，亦可傷矣。終之此皆因事實而逆臆，未必即為真確，然若先生果不免於兵爭，先生將無以自解。所謂兵士死亡，人民困苦，亦成貓之哭鼠，為滑稽矣，故萬望先生雖有武力而竟不用，使予失言，人民幸甚，黨國幸甚，率直附陳，惶悚無地，弟吳敬恒叩冬。

○ ○ ○ ○ ○

此後亂事罪魁閻將居之矣

吳敬恒

吳稚暉電趙戴文，對閻錫山近發各電謬誤之點，詳細加以反駁，電云：

太原趙次隴先生道鑒：密使日復示敬悉，仁言利溥，欽佩良深，並聞寒日（十四）公電介公，有挽回可能之說，尤極喜躍。讀百公近發各電，有以期以爲不可者三：

（一）此時軍事甫定，百公主討之巨逆，中央已絕不問其所在，而一時無心迷罔之逆軍，又遽格鑑其悔悟，凡此皆欲力求息兵，以蘇民困。乃五院長和平統一之宣言方布，而百公武力統一之責備又來，不知所謂武力，果何所指，鄭人相驚以伯有，道路相聚而耳語，皆曰閻百川又有問題。此皆百公青天一雷之所致。蓋凡干戈之將作，必先有文字之求直，惟無名正言順之理由，不過窮詆醜罵，斥人下野其詞拙；而冷嘲熱諷，請人下野其詞巧，所分如是而已。人人共以爲通電在前，即陳陳繼之。故海內又皇皇也，百公必曰是誠何心，我非我非，豈蚩者誰則喻之。是舉我輩在北方窮思極想之和乎，百公以一電斷送之，以論此後亂事之罪魁，百公將意外居之矣，此一不可也。

（二）如其所舉策劃，誠足已亂，如古之戲言，男女已賦淫具，必有淫行，今中央尙有武備，難免武力，思患預防，無放下野，甚且自殺以避嫌疑，黨國則付諸理想之人物，猶可說也。而百公乃曰，種種糾紛，由於三大異議

，救濟之法，宜合三屆執監，我將曰百公之志則大矣，百公之號則不可。三大之所以有異議，爲其選舉時有一部分指派也，指派者，承之第一屆。總理之成法，繼於第二屆沿之舊例，此而尙有異議，而百公忽不加思索，又欲憑空付整個黨國於三屆執監，則將沿何成例，據何黨章，三大遵援舊例，從事救濟尙爲罪證，百公伯憑資格，全部指定，豈非將成廢王乎？夫以總理親定之執監，汪精衛先生等忽加以罪狀，又以第一屆慎選之執監，鄒海濱先生等又詬其違法，執監之痛史，可得爲百公一言。當三大未開以前，所謂執監者，一日偶集湯山，有人曰：總理指派爲防廢也，二屆指派爲親共也，今剛反共，宜防不離字之準共派廢入，故選舉太完備，黨必破碎，欲黨之完全，選舉且可因襲，李德隣先生監委也，首先熱贊，乃會成而有異議者，又首爲李先生，然則所謂三屆執監者，已隨個人之喜怒爲是非，百公不提議託付整個黨國於全體黨員，而偏重於是非各執之執監，不付於全體黨員合法選出之執監，而念及於故家喬木近乎封建資格之執監，此已怪誕不經，即類乎百公之提議者，已有特別委員會之試驗，汪張乃狂言爲非法，會起全武行，激成廣州之大燒殺，痛定思痛，百公其願再度試驗耶？此二不可也。

（三）弟更讓一步而獻言，即或三屆執監實可付託，

就百公之志以下武力定義，百公今欲自動下野，不論遙遠，即論最近，大約爲監視煥公擊潰孟瀟，近乎相信武力，故深自懺悔，於邀介公下野，亦爲其屢平叛亂，勞師靡餉，似恃武力，故同爲懺悔，然俗語所謂相打，動手與還手，同爲有罪，且判輕重，試以過去亂史言，世所謂桂系，弟最初決信其不叛，即中央移防未動，胡陶已發迎頭痛擊之電，弟仍恕其無知，迨健生季寬急攻廣州，幾陷堅城，始令我啞口無言，汪張親加桂系軍閥之號，使之不利衆口，致吳稚暉亦有比匪之傷，今乃黃李又與汪張聯合，此之變幻，姑不談，終之汪張黃李，直至於孫劉宋唐，皆屬盤撥動手，而中央則屬握拳還手，乃彰彰於耳目，此之是非亦不談，罪之輕重亦不判，還手之百公與介公，已斷定好用武力，非下野不可矣，則動手之汪張黃李，以及通電贊成舉兵之徒，又如先生之親厚百公，弟等之接近桂系而又委蛇南京，若皆加以助用武力之嫌疑罪，必無絲毫枉屈，同應去國無復討論。故百公二次購票出洋，昔則僅借煥公

，今將僅借介公，曾未大批代爲預定艙位，是缺點也；假使大批出洋而去，三屆執監，尙留幾人，可以成會，必將更邀溥儀曹琨段祺瑞吳佩孚湊數，變成國事付諸國老不可矣。弟非敢過於滑稽，因百公所提議之內容，精細研究，實有此滑稽，決不如其表面之冠冕堂皇也。故敢不避大不敬之嫌以爲此三不可也。終之，此皆口舌之爭，太近毛細。弟當知罪，若論事實，弟可垂涕泣而道之，全無一人，敢信武力，不恤民困，無故用兵，今方急企久遠和平改良政局，與衆休息，有於中央非一人之中央，保持統一，應付外患，必修相當之武備，在地方亦非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日，維持治安，必有相當之捍衛，皆天經地義，當相互諒解，勿因此起猜嫌，此必當曉然說明者也。今日之事，弟以爲先生刻日即至，灼見最近真相，必立息波瀾，弟已懇潘先生連茹詳言之，弟知先生有利於國，既不辭勞，亦不避危，我輩即損老命，千秋自有公論，悲苦冀幸之情，恕不盡言。弟吳敬恒叩刪。

糾正閻電之謬妄

吳敬恒

——在中央黨部紀念週講詞——

這一週來很爲安靜，因爲痛苦的外交告一段落，政治可以預備整理，忽然到了一週之末，有一位閻先生，不知發的是什麼瘋，來了一個電報，閻之爲人，向來沒有人不說他是穩健慎重，但現在看來，他是很草率鹵莽，他的功夫還沒有做到，不知他的說話，到底是爲的什麼，講理由呢，還是有野心，要講理由很不充足，要講野心，那就糟了糕，因他的辦法，就沒有「一點眼光」現在我略爲報告一下。兄弟到太原時，我已病了，未多講話，我相信他很穩健，不會吃虧言論，也不會起什麼野心，我常說，有一塊地，不必要找一個人來幹，一國總要用一人，找一理想人物，是找不出來的，何況他亦沒有諸事唯我的勇氣，我以此爲此後可以相安，我會問過閻先生，「你的主張是什麼呢」，他說，「一國的改革，非一蹴可就，頂好揀緊要的去幹一下，現在最緊要的，一是剿匪，二是整頓官方，三是財政」，我以為這是很穩健的，完全與現在的電報不對，並且我會見有十幾位天天在那裏離間他，所以他說的話，多語無邊際，很不容易看出他的真意如何，有一次他忽然把「這一句話」就是要割據，這三件也要作到」，說出來了，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野心，以後我到了青島，知道江蘇即正在努力勦匪，至於官方，蔣先生於百忙中還親自到各處

去考察，至於財政上的計畫，和各種預算等，亦均在製訂整理中，因爲軍事定了，急於要作這些事，不料他偏叫我們軍事不定，忽然打一個電報來說是武力如何如何，試問他何爲武力，講到武力，把個比方來說，如同兩個人打架，一個先動手，一個只是還手，如果倒實備還手的，而推重先動手的，如何要得呢，從前宋襄公那樣的讓步，人家還都笑他，像閻先生這樣一來，比如我們打了一針，發了寒熱以後，本可以平服好做事了，如今又來一針，又使發寒發熱，中央辛辛苦苦的，方把仗打完，本可好好的作事了，他又來一電，又要來應付他，同他辯論，關於這事的大處，已有好多人來注意了，我如今來在小處留意，我看他的電文中說，「我們到海外去，把黨政權交給別人，有不對的時候，還可以在野糾紛正」，奇怪得很，他連他自己也忘掉了，所說的辦法，更爲糟糕，他說交給三屆執監，這樣憑空說來，根據什麼黨章，相沿什麼成例，我們開一個全國代表大會根據總章作去，尙有很多手續，現在閻先生但憑一句話，豈不是全部包辦，他在山西十餘年，關起娘子關，作慣了土皇帝，以爲假使他到中央，就什麼事都可由他一人包辦了，所以我開他的心，說他自己也是還手的人，他要請的三屆執監，那一個不是動手的呢，他的

意思，一班事情，不要鬧國民，祇要鬧國人，一定要把馮儀先生曹琨先生等等都請出來，他（閻錫山）不知道什麼叫中央，什麼叫做政府，政府是全國國民的政府，中央就是對待地方官吏說的，現在人民也全都瞭解了，沒有一個來說請中央休息休息，照他的辦法，設使此刻中央的人都去休息了，使一般動手者來此，他們自己原先生全都打過，他們來了，怕不自己打也打不完，頃刻即起擾亂，閻先生並不知道這個道理，他自己以為得了一個地方，就可以反抗中央，我們全體黨員都下野，照閻先生的辦法來幹，來的便是研究系也罷，國家主義派也罷，怎樣都可以的，這樣能作得好嗎，所以他們理由講不通，我們不能不懷疑他有野心，或許他以為時候已到了，架子也大了，不料去年熱鬧時，章行嚴想作教育總長，李思浩想作財政總長，人家還以為他尚可讓段祺瑞上台，他資格還不夠呢，他并不知道什麼叫做中央政府，他的意思，以為這是你的，那是我的，或者他於謠傳中央整頓軍備，又發生了什麼你便宜我吃虧的心了，既是中央，就一定要有軍備，要整頓軍備，因為必須中央鞏固，才能進行其他事業，他自己說過，這幾年來，因為打仗，山西也不好了，顯見得中央沒有鞏固

，地方就不免要打仗，要不好的，如今陝西河南的人民，開了馮玉祥之名，就胆戰心怕，因為他說的是愛國愛民，實在是常常在磨拳擦掌要打仗的原故，所以閻先生的辦法要講理由，是十分不充足，講野心，他自己不知他的地位，「戒謹恐懼」四字，他還沒作到，論語上說的「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或者孔子生到今日，也能想到民治主義，他說這幾句話，為的是惟恐人之作亂，閻先生或許要討便宜，對中央又在打算你的多了，我的少了，如鄉下婆子一樣，講起道理來，各人的兵權要去掉，應交給中央，作成整個的軍隊，才是正經，講到禍福，無錫有句俗話，是「自己來作死」為什麼不好作一個好份子，偏要發野心，以地位力量而論，什麼可以談此，故以禍福言，是自己對不起自己。

如果閻先生真有涵養，現在惟有翻然覺悟，趙戴文先生也有電來說，可以挽回，果然如此，或於下次報告時，又風平浪靜，如仍如此的發瘋病，便是自己討死吃，大處及重要的，各位均已講過了，現在把幾句不重要的，報告給大家。

○ ○ ○ ○ ○

駁斥非難黨治的謬解

三二
葉楚槍

——招待新聞記者談話會講詞——

近自唐逆生智叛變一敗塗地之後，所有國內一切反動派，均已鎮壓下去；祇廣西尚有張桂餘孽一小部分，竄入森林深山，尙待肅清。據近數日之報告，不久即可告結束。我們覺得這數次的軍事變化，固然由於幾個叛變軍人作主體，但亦不過是失意政客官僚之工具。此種軍人，受政客煽動，造成不可挽回的錯誤，結果工具打倒，其利用工具之反動份子，所謂政客官僚等等，仍然存在。他們有一天存在，即有一天想方法來搗亂。軍事變化，雖已過去，而政客官僚之運動，並未停止，仍潛伏各地，用種種方法，破壞大局。他們到處造出許多不正確的議論，狂詆中央，煽惑國民，妄肆主張，非難黨治，要皆各圖懷抱，別具用心，夫本黨總理以數十年之經驗，內審情勢；外察潮流，兼收衆長，益以新創；乃以三民主義爲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爲政治之綱領，更復苦心孤詣，製定建國大綱，以確定實行主義之方法與步驟，期吾人循序漸進，完成革命。故北伐完成，中央即遵奉總理遺教，開始訓政，俾民治臻於正軌，國基安於磐石。以中國積年之貧困，欲起沉疴，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本其歷史的使命，依民衆之熱望，爲之指導奮鬥，而達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則，民衆蠅蠅，不知所向，惟有爲軍閥

之牛馬，與外人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犧牲而已。中國必須施行以黨治國之要義，本黨已歷次言之矣。我國教育落後，多數人民智識淺薄，若不經過訓政，則久經束縛驟被解放，非墨守放棄責任之故習，即爲人利用而不自知。辛亥前轍，可爲殷鑒。故訓政時期之重要任務，在扶植民治，以樹民權之基礎。且由訓政以至憲政，所歷者皆爲坦途，無艱蹶之慮。爲國家獨立計，爲民族自由計，實舍此莫由。乃昧於此義之反動份子，動輒肆倡「黨事由黨人解決，國事由國人解決」等謬說，以期非難黨治。此種謬說，明明違背總理遺教，因爲他把黨國隔做兩段，就是意圖破壞訓政，使憲政無從實現。訓政乃黨國之聯鎖，以黨來訓練訓政時期的國民，以後再把政權交還國民，實現憲政，這才是真正使國人解決國事的惟一途徑。若依他們所說，必致訓政無法進行，憲政無法實現。這不是違背總理遺教是什麼？換一方面說，國是由國人解決，事屬當然，國民黨並不否認，不過本黨是要訓練到人民能解決國事時候，把政權交給國民，所以必經訓政時期者，因爲現在人民尙無組織，地方制度尙未完成，無組織的國民，要解決國是，一定是很危險的。本黨爲要使國民解決國是，故有訓政。如不由黨來訓政，使訓政中斷，則在國人尙未能充

分接收政權的時期，一定被一部分人把政權奪去，不是軍人就是政客，或是軍人政客的混合體。由此可知此種謬論，其影響可使軍人政客冒充國民，竊取政權，來解決國是，十八年來，不得和平統一，即因國是天天由軍人政客來解決，軍人政客一再分化。國是乃永不能解決。況中國今日之情形，戰亂經年，民生凋蔽，以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且有悠久歷史，強而有力之本黨，竭其精神扶植指導，力謀建設，猶憚不逮。若驟將政權交諸未經訓練之國人，則意見紛歧，危殆日亟，封建餘孽，得假此以割據自封，共產黨等，得假此以劫掠民權。綱紀一弛，亂亡可待，即使一二強有力者，縱橫捭闔，因時乘會，得遂其私，亦必與民族國家同歸於盡。若是，則本黨轉戰萬里之北伐，爲無目的之犧牲。總理艱苦奮鬥數十年之革命事業，亦且付諸流水。凡吾同志豈所甘心？故此種非難黨治之謬誤見解，不惟違背總理遺教，阻撓訓政，亦且破壞統一，亟應嚴厲闢駁而糾正之。

至於黨事由黨人解決，此乃事屬當然，不過要知道用

何方式，本黨是有一定的方式的，即由全國代表大會，舉定一個中央執委會，來解決黨事。在嚴整統系中，有一定的方式，每星期內的中央常會，是解決全國黨事的。一省的常會，是解決全省各縣黨事的。本黨有總章有一切組織法？有一切決議案，假使不用全國代表大會付託的中央來解決黨事，而用已開除黨籍者與官僚政客來解決黨事，不但黨務不能解決，恐怕黨的一切糾紛，即自此開始。黨務要由整齊統一，由全國代表大會付與權力的中執會來解決，沒有黨的歷史的，或有不利用於黨的歷史的，不夠說來解決黨事，現在一切需要和平統一，必有不屈不撓強固的中央，才能有和平統一之可言。要有強固的中央，即要用全部力量維護黨部與政府，不容絲毫紊亂的系統。如把統系亂了，便永無和平之希望。所以類此種種之反動謬說，實是違背總理遺教，違反人民希望，是破壞黨國和平統一的，我們應廣作宣傳，闡揚黨義，將此種種反動謬論嚴予駁斥及制裁之。

○ ○ ○ ○ ○

閻錫山之心理與軍閥官僚如出一轍

孫科

——在中央宣傳部招待新聞記者談話會講詞——

中央宣傳部招待新聞界，請兄弟到此談一談，中央對現在時局的意旨，近數日來，外邊有一種口說，即謂「黨事黨人解決，國事國人解決」，這個話很不得當，前幾年總理在廣州奮鬥時，有一次招待本黨同志，當時有一篇演講，要關幾句話，即謂自從元年推翻滿清以後，革命工作所以未得完成，即因一般黨員錯誤的見解，有兩句話被反動派所宣傳利用，就是「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此乃代表一般官僚心理，以致中國革命延誤了十幾年，前年北伐軍打到河北時候，北方又有一種口說，「黨軍可愛黨員可殺」，這是想買武裝同志的歡心，勾結武裝同志來反抗本黨，現在閻先生的主張，完全是這種心理一脈相傳的思想，而不曉得如果沒有黨，那裏會有革命軍，如果沒有黨，那裏會有革命的武力，尤其是現在的中國，如果沒有中國國民黨，是否能致太平，由十數年的歷史證明，決不可能，如果沒有國民黨奮鬥，國家絕不能夠建設起來，如何稱爲國家，普通思想，皆以爲在有土地人民主權，主權要到那裏去找，對內如無中央政府爲一國之發號施令機關，如命令不能爲全國所奉行，即不成一國家，既然對內不成一國家，對外當然亦更不成一國家了，國家的威權，對內不能行使，對外更何堪言，當此國家正在建設的時候，

如拋棄本黨，表面上像是很公開的，實際上乃是假話，假如沒有了黨，這個時候只有有階級來指揮來解決，三數有力者即可代表全國人民，閻老先生因此錯誤見解，而發爲錯誤的議論，更有所謂禮讓爲國，在野負責一類的話，下野還可負責，真是令人莫明其妙，要把國家治好，祇有擁護本黨服從中央纔有辦法，如若消極下野，就不能再負責任，如果下野還能負責，國即不成其爲國了，若一般在野巨公還來干涉政治，是否政府之外還有一太上政府，於本黨之外，還另有一種勢力來支配一切，在封建專制時代，皇帝退休，成了太上皇，也是把政權讓給人，沒有太上皇可以干涉政權的，如果在野的幾個人隨時可干涉政治，不但不能止亂，反爲造亂，兩年以來，革命勢力運到北方，表面上統一之後，一般有兵權在手的武人，皆無澈底覺悟，不曉得現在的國家是要把軍權集中，軍隊變成國家的軍隊，還以爲軍隊是他個人的，抱着個人勢力主義，中央稍加整理，即以爲中央是剝削其權力，要消滅他，所以無時不在反抗中央，此完全是反革命的思想，故有反動的舉動，因爲以此種思想作一發動機，其舉動未有不是反動的，他以爲中國一半是他個人的勢力，中央不能過問，祇有中央順從他的請求而加以任命，他的勢力圈內的省府委員，

也是他的走狗，人民的生命財產，都爲他自己所有，把國家看成了私產，是真太笑話了，他始終未曾覺悟，故天天想破壞中央，推翻中央，假使能取得中央而代之，亦必不能長久，因其部下全是像他一類的思想，他的部下割據起來，也可以取他而代之，國家那能够有太平的時候，閻先生之講禮讓，好像學古人，但是我們知道他是以退爲進的，表面消極，內部仍然是積極，最近他給政府來的電報說，政府如果對他不滿，不必勞師動衆，一紙命令，即可解決，但是我們看他最近調兵扣車，封閉報館，監視中央在北平的機關的種種舉動，是禮讓嗎？政府的一紙命令，他真能聽從嗎？在這種局面之下，中央的態度是怎麼的呢？如果中央是一個北京政府，一般腐化官僚，也就可以敷衍得過且過，但是閻先生看錯了，現在乃是革命的政府，在廣州時勢力很小，範圍很窄，還可以奮鬥北伐，把北洋軍閥消滅，難道說到了現在，已經成了世界與全國承認的中央，對於閻先生一人還客氣嗎？如閻不能覺悟，中央當然要貫徹革命的任務，說得出作得到，要討伐即討伐，在政府的地位，也不是輕易勞師動衆，也不是爭個人的意見，少數人的權利，所爭者乃爲國家之生存，如政府不能統一中國，不能以言三民主義的建設，則中國當然也就沒有了，現在除了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那一個能取而代之呢？就是給了他們，也是沒有辦法，所以本黨對於責任，是不推辭的，但是中央也不願有內亂，過去的用兵，如

閻錫山之心理與軍閥官僚加出一轍

討桂討張討唐，皆是不不得已而用兵，是否中央好亂，還是他們反抗中央呢？若任武人隨便作亂，還成一個國家嗎？如果以後尚有這種稱兵作亂者，中央當然以武力削平之，外界的反宣傳說是中國要和平統一，如果和平不來，不用武力維持，又焉得統一，無論那一國家，都要靠武力來維持，不過我們是用有主義的武力，與軍閥的武力不同，中國從前全是個人私利主義，延長分裂割據之局面，以維持少數人之特殊地位，現在中央乃是代表人民的武力，全國人民希望和平，必先統一乃可言和平，如無武力，如何能統一，所謂武力不能統一者是無主義的武力，有主義的武力則不然，一般反抗中央的軍人，口口聲聲說是「總理的信徒」，也講三民主義，而實際所作的全是相反，此皆口頭革命而內心反動，是假革命反革命之流，而非革命的武力，雖乘一時的機會，可以苟延殘喘，但終必消滅，我們相信中國必能復興，三民主義建設一定作得到，違反這個信條，以圖發展其個人勢力者，當然不能存在，除了他們自己覺悟以外，沒有一個出路，終歸消滅，所幸的現在一般武裝同志好多與方才所講者不同，他們已有覺悟，對於閻電響應者甚少，閻先生所想要聯絡的，第一是東北的張漢卿，而現在張漢卿深明大義，不但不附和他，反去電報勸告他，希望他悔過，中國的前途雖然艱難，有此種深明大義的軍人維持大局，很可樂觀，絕不致因閻先生一人的發瘋而致國家沒有辦法，近來外邊人民似有恐慌，但是總括的

閻錫山之心理與軍閥官僚如出一轍

看起來，前途是樂觀的，距離真正統一已經很近，不久必可達到人民的希望，這是今天所要報告給各位的一點意思，最後復由葉部長報告，謂孫委員所講的不但可作各位的

參攷，且可以作新聞界批評的標準，閻錫山主張的荒謬，與中央的態度，都請新聞界注意云云。

○ ○ ○ ○ ○



斥「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的謬論

何應欽

——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講演——

各位同志，近來有一種極反動的言論，表面看去，似乎冠冕堂皇，實則禍國殃民，為害不知伊於胡底，這就是所謂「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的論調，倡此種論調的人，自係別具肺腸，而有其特殊作用，我們為免淆亂觀聽起見，有將此種言論荒謬的地方，分析的說明出來，使一般同志及全國民眾都明瞭的必要，這兩句話，最重大錯誤，就是把黨與國視為不相關聯，而不知黨與國的關係，是不可分離的，因為只有三民主義，可以挽救中國的危亡，滿足中國人民的需要，又只有中國國民黨，才能够領導中國民眾，努力國民革命，使救國的三民主義，得以實現，所以中國國民黨，就是應中華民國革命的需要而成立和存在的，換言之，就是為解決國事，而後才必然的需要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的國事，離開了中國國民黨，離開了三民主義，而去另謀解決之道，結果只有國事日非，若果中國國民黨不過問中華民國的國事，那就不成其為黨，失却了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佛教會天主堂這一類的團體，是可離國事的，專為解決國事而存在的國民黨，是絕不能夠離開國事，一定要把黨事和國事截然的分為兩途，就是不明白黨的作用，和國家的需要，就是根本不認識什麼是

黨，甚麼是國，我們要知道，現在中國的國事，急切等待解決的，就是民族地位的恢復，民權實行的訓練，民生滿足的建設，要解決這三個成為國事的問題，惟有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遵奉 總理的遺訓，以努力三民主義的實現，可以離開黨而解決的國事，大約是另外一種國事，是倡為此種論調者心目中的國事，同民族民權民生都不關痛癢的，也許他們所謂的國事，就是軍閥分贓的不均，個人支配慾的不十分滿足，如果是那種國事，當然要與黨離開才好，因為有了國民黨，天天要為民族民權民生而奮鬥，不顧一切的去剷除種種的封建勢力，當然是與他們心目中的國事，有絕大的妨害了，他們根本就不願意解決真正的國事，所以根本不願意以黨治國，以黨建國，他們所需要的，是上有割地自雄，彼此利害不相妨害的軍閥，下有永被壓迫無法解除自身痛苦的民眾，他們只要這樣的中國，所以不要國民黨來過問國事，把黨事和國事來分開，但是個人的私慾，那裏能够抵抗得住幾萬革命民眾的需求，他們不過是在做夢而已，其次他們說黨事付諸黨人，試問所謂黨人，是不是指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如果是指黨員，對於黨事的解決，是不是應該遵守一定的黨紀，人心不同如

斥「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的謬論

其面，每一個人的思想，昨天和今天不同，早晨和午後不同，甚至前一刻鐘和後一刻鐘都不同，要在不固定的不同中，求一個比較固定的同，是不是只有大多數意見為標準，以遵守一定的規律為必要，若然，則應該服從大多數的意見，遵守一定的規律，那末黨員不能違背黨紀，而自由活動，所謂黨事，只有依照黨章黨紀去謀解決，才是唯一的辦法，這是毫無疑義了，現在的中央，是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出來的中央，雖然三大大會一部份代表的產生，由於指派，也有前例可為根據，並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這樣合乎黨章黨紀的組織，還不足以解決黨事嗎，以前西山會議派之所以被屏除於黨，就是因為不能遵守黨紀，破壞黨的系統，特別委員會之所以不能存在，也就是在黨的系統上，尋不出根據，黨紀尚不可靠，難道少數黨員的意思，還更可靠嗎，所謂付諸黨人，大約是付諸非國民黨員的黨人，否則離開黨紀，即談不上解決黨事，如果既是黨員，而又不遵一定的黨紀去解決黨事，就是要叛黨，要安心破壞黨的系統和組織，再其次，所謂國事國人公決，這更是完全是軍閥官僚欺騙民衆的主張，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在軍事時期之後，不經過訓政而逕直欲達到憲政時期，所以結果是全國民衆依然在壓迫之下，國家的政權，由君主手中，轉移入軍閥手中，本來我們單就國事國人公決這句話來看，在政治上已上軌道的國家，是無可非難的，但現在的中國而倡國事國人公決的論調，就是不懷好

意。要將國事讓國人公決，必須到國人對於國事具有公決的能力，總理規定訓政時期，就是訓練人民行使四權，培養人民公決國事的能力，以求真正民治的實現，歐美現在的假民治政治尚非總理滿意，總理把全國民衆，比做阿斗，而以國民黨為諸葛亮，國民黨只有盡師保的責任，絕沒有篡權竊位的心理，平心而論，如果現在中國的民衆，已經能够自己起來公決國事，那裡還容許多封建軍閥來拿他們的招牌，作自私自利的勾當啊，袁世凱的籌安會，算得民意嗎，段祺瑞的善後會，算得民意嗎，民意在今日，常常被人冒牌，被人強姦，若果我們現在就讓國事國人公決，國民黨一點不負責任，實際上就是聽一般軍閥官僚政客來假冒民意，中國民衆也就永無引首伸眉，論列是非之日了，諸位同志，總理的主張，是實現真正民治必由的途徑，國民黨遵奉 總理的遺教，決不致欺騙民衆，也決不肯讓一切反動份子來假冒民衆，壓迫民衆，要使中國民衆，真能公決國事，乃是國民黨的責任，一點不能放棄，真有民治思想的人，也絕不會懷疑 總理訓練民衆，而後實現真正民治的主張，中國今日只有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才有致國是國人公決之可能，假使不管民衆的情形，如何離開了黨，而倡言國事國人公決，若非愚昧無識其居心必不堪問，同志們，我們相信三民主義是救中國唯一的良方，三民主義是中國事實上切迫需要的產品，領導國民革命以實現三民主義，是本黨同志應有的責任，我們只要

天天注意檢察自己的言行，有沒有離開了 總理的主義，違反了本黨的紀律，是不是放掉了革命的責任，喪失了革命的精神，如果自問沒有，那末無管任何勢力，任何威脅

，任何誘惑，都不足以動搖我們革命的信念，我們唯有與
反革命的勢力奮鬥到底，

○ ○ ○ ○ ○



以武力戡亂與窮兵黷武者不同

四〇

何應欽

以武力戡亂與窮兵黷武者不同

——訓練總監部紀念週報告——

各位同志：自從唐逆生智殲滅以後，我六八兩路軍在廣西又得着很大的勝利，大家都以為全國軍事從此可以告一結束，殊不知這兩週來，因為閻百川先生發出了一篇莫名其妙的蒸電，弄得已經平靜的社會，又相驚伯有的波動起來，像閻先生這種不顧黨國紀綱純粹代表封建思想的妙論，實在沒有值得人加以批評的價值，所以在他這篇通電發出以後，本黨同志，全國同胞，無不一致地加以詰責，希望他臨崖勒馬，痛自覺悟，不要為個人權利的私慾所蔽，竟甘冒不韙，而與全國民衆希望和平統一的心理，公然對敵，終於造成自己的墳墓，中央對於閻氏忽然發出這種不倫不類的主張，除由蔣主席及五院長先後去電勸導外，仍然本着與人為善的主旨，表示寬大，力持鎮靜，革命的中央，始終抱着大無畏不妥協的精神，繼續不斷地努力於和平統一政策的實現，和平統一不能實現，即革命未至成功，此乃本黨同志與全國革命民衆的責任，因此絕對不畏一切艱難和犧牲，而必與為和平統一障礙的一切反動封建軍閥，奮鬥到底。閻百川素以穩健見稱於時，此次忽然如此急切，大約又是被一般政客包圍所致，實在令人惋惜，當此舉國上下渴望統一的時候，閻百川若再不覺悟，必將為全國民衆所痛嫉，而自速其亡，近來還有一種最乖謬

的議論，便是對於本黨用兵戡亂，認為是武力統一，這種議論極大錯誤之點，是沒有認清本黨的武力，乃全國民衆的武力，而非一人一系一派的武力，本黨黨總理遺訓，於全國四萬萬阿斗有權無能的今日為其公僕，為其師保，對於封建軍閥的謀亂，至不得已時，為保障人民的利益，與實行本黨的主義計，自不能不盡戡亂的責任，戡亂雖然也要武力，但使用武力的範圍，可說只是在實行正當防衛，與窮兵黷武，自不可同日而語。

中央的武力，即是黨的武力，也就是民衆的武力，和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孫傳芳乃至一切擁兵自衛，割據自雄的新舊軍閥的武力，絕不相同，他們所有的武力，只是用來作一人一系一派的工具，求一人一系一派權利勢力的擴張，為要求滿足他們個人的私慾，不惜犧牲民衆的生命和財產，所以袁世凱吳佩孚這一干軍閥，想以武力統一中國，結果終成幻夢，其武力不及袁吳者，更不必論，我們要明白，現在所謂統一，是為充實國家的力量，以求三民主義之實現，國民革命之完成，並不是統一於任何個人，任何系統，而是統一於革命的中央，也就是統一於革命的民衆，統一於一人一系，是絕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靠一人一系的武力，來力征經營，也當然只有失敗，至統一於

革命的中央，革命的民衆，而以革命民衆的武力爲其手段，剛剛辦到剷除軍閥，制裁反動，適可而止，以求真正的和平，真正的統一，硬不能認爲用兵戡亂，就是武力統一，這種誤認，多半是由於不明革命的武力與封建的武力不同，而生出來的。

本黨自從兩粵誓師北伐以來，會師武漢，底定平津，同年之間，將全國一切封建軍閥，反動份子，廓然肅清，雖則國民革命，未能迅告全功，然於總理所詔示我們的軍事時期種種工作，總算得一結束，此固由於本黨忠實領袖的領導有方，全國武裝同志的努力奮鬥，方能獲得這一點結果，但亦惟我忠實領袖及各武裝同志，時刻不敢忘卻對民衆的責任，而自私其武力，才不致蹈着已往封建軍閥的覆轍。

本黨受了十餘年來紛紜混亂的教訓，深知非和平不足以恢復社會元氣，又非真正統一不足以策進國家和平，故在過去一年之間，對於破壞和平統一，甘心背叛黨國者，

不惜忍痛用兵，出全力以戡定之，但自討伐桂系起，討伐西北，討伐張桂，更最近的討伐唐生智，那一次不是逆軍先已發動，然後中央才與師討伐，中央的苦心，祇求能把私人的地方的軍隊，化爲公的國家的軍隊，共同來爲黨國努力，其餘決沒有什麼苛求，如果叛黨禍國者，也要聽其生存，不加制裁，則黨紀國法，豈不等于具文，過去革命，豈不直同兒戲，至謂中央討伐叛逆爲窮兵黷武，更不啻獎勵天下人人以謀反叛逆，更無異對叛黨禍國的人加以袒護包庇了。

各位同志，惟有總理的三民主義，是救國建國的良方，唯有努力于三民主義的實現，才能够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革命黨只知道爲主義而努力，爲民衆而犧牲，不知道甚麼叫做艱難，革命的同志，只要能認清責任，與不革命者反革命者截然劃分，顯然有別，革命就不會失敗，經過一度的艱阨，自然更有良好的結果，更進一步的成功。同志們！努力罷！

國人應一致聲討閻錫山

吳醒亞

——招待武漢新聞記者演說辭之一——

各位同志都知道現在反動勢力又風起雲湧的暴露出來了。自中央討伐西北叛逆以及唐生智張發奎諸逆，戰事結束以後，本來不願意再有戰爭，使人民增加痛苦。不料閻錫山軍閥性成，反抗中央，恐實施編遣，於他個人不利，心中就早潛伏了叛變的陰謀，但是因為他很狡猾，總是嚇使他人發難，然後自己從中漁利，自民二起，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北方政局每一次變動，閻錫山無一次不是在從中取巧。自他加入革命後，屢次假革命招牌，發展個人勢力，他在編遣會議席上報告他有二三十萬人，其實不到八萬，槍枝亦有二十餘萬，其實不到六七萬。由此即見他之野心潛伏。中央所以不即時揭破他的陰謀的，是想貫徹和平統一，以安大局，無奈閻錫山一再勾結，并嚇使各方反動份子謀叛中央，如唐生智等之叛變，即其例也。中央始終為貫徹和平統一主張起見，所以召集三中全會，對於黨務的推進，與政治之整理均決議有具體方案。準備一步

按照施行。豈知閻錫山於三中全會開會後，即發出種種謬妄電報，淆亂國人聽聞，誰知不但不能引起國人同情，反弄得全國紛紛電請中央聲罪致討，以致閻老羞成怒又勾結各種反動派，研究系，政學系，北洋軍閥，以及無恥官僚政客，在太原結合，意圖作最後掙扎，陽言下野出洋，欺騙國人，陰則集中軍隊，一面嚇使一般反動份子，四出活動，一面放走馮玉祥，使其回陝發難。此種反抗中央行動，愈見顯明，中央此時始終貫徹和平宗旨，還不加討伐，只要他還有覺悟，還是不用武力解決的。現在中央對政治對軍事已有具體辦法，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才用武力解決。照這樣看起來，閻錫山是終不能有覺悟的，我們應該請中央迅頒明令討伐，同時希望新聞界同志努力宣傳，使全國人民知道閻氏真面目，一致為中央後援，這是報告的第一點。

○ ○ ○ ○ ○

閻錫山四大謬誤

王鏡清

▲違背黨治 此問題可分兩方面來說：於理論方面，惟有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的國民黨，方能擔負挽救，建設，治理中國的責任，而實現其所負之使命，蓋惟有革命的國民黨來管理中國，才不致政權落在反革命派的手裏，而使中國民族陷於萬劫不復的地位。同時亦惟有革命的主義——三民主義，才是適合中國環境所需要，而能挽救中國於垂危，以進世界於大同。此理本黨總理言之甚詳。凡我同志，務須遵守。總理遺訓，毋稍或違。一方面從事實上來看，以素無訓練之民衆受舊禮教的束縛與麻醉，不能運用其固有之理解力與判別力，而教育機會既未普及，又無新環境的暗示和訓練，自不能在半睡眠狀態中覺醒過來，若即與以政權，則彼等缺乏政治的意識，革命的意識，以及缺乏社會和組織的意識，使之行使政權既不可能，即屬可能，亦難取一致步驟與一致行動。惟有本黨用主義以感化之，用法規以拘束之，用政治以保障之，才能引民衆上政治之軌道，而行使主人翁之權力，以之治理國家，故欲國家長治久安，必須經過訓民以政之階段，才能達還民以政之階段，而使之自治，即國事由國人解決之時。今閻錫山氏既身爲黨員而受中央之重託，宜如何開揚黨治盡忠於黨，竟反於此時發出「黨事由黨人解決，國事由國人解決」之謬論，苟非有奸人挑撥，即係別有作用。此種作用之所由生

，即官僚心理之一脈相傳。曾憶民元推翻滿清之後，革命工作之未得完成，純係反革命派之「革命軍與革命黨」口號所誤，以致中國革命延長十幾年。前年革命軍打倒河北時，又有一種口號，即「黨軍可愛黨員可殺」。這是想離開武裝黨員來背叛黨。幸本黨武裝同志多明黨義，不爲所動，此時閻氏所主張，即爲此種心理的一脈相傳。其違背黨國，至深且鉅，試問無黨，焉有革命軍，如有叛黨，即失其革命武力的作用，證之歷史，昭然不爽。故閻氏此種主張，如不及早悔悟，則不配爲本黨黨員，亦不配任本黨所受與之要職，今更簡括言之，於理論上，事實上，以黨治國，實有堅確之根據與必要，而非難黨治者，於歷史上必遭覆亡。

▲違反黨紀 黨之健全與否，全賴紀律嚴明，因紀律嚴明，則爲黨員者，必能明瞭本身的責任，權限與地位。庶不致放棄職務，越俎代庖，妄發議論。關於解決黨國問題，其最高權力屬於本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爲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凡前屆中委之職權至下屆全國大會而卸任，新舊交替，任期有定，今既期滿，前屆無復有以整個中委會之名義圖問黨事之權。此於總章上規定甚明，毋容註釋。而閻氏既忝列三屆中委。忽於此時主張「宜合三屆執監」，共謀解決黨事，不獨毫無依據。亦且不倫不類與西山會議

派蔑棄總章，弁髦紀律，創為甯漢滬合作之說，如出一轍。當西山派之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以僭竊黨權政權，初未嘗不眩惑視聽，終以舉國深為不齒，於法失據，不旋踵而崩潰。今閻氏以個人資格強欲合三屆執監以解決黨事，是其權直駕於全國代表大會而上之，所謂黨國，亦不過為其私人之工具。較之西山會議派，尤其甚焉者也，至所謂組織元老院樞密院則更荒謬絕倫。此種反動言論，吾人不但須加以糾正，更望中央予以制裁，以為不守紀律，不明責任，妄發狂論者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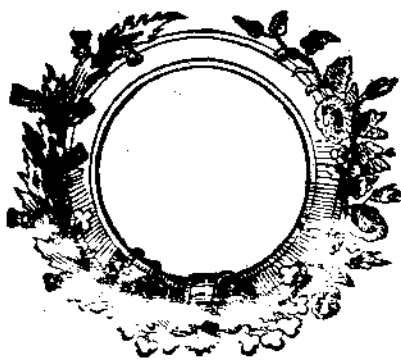
▲破壞和平 和平本為總理之遺教，而為現在中央之職志，自北平底定而後，蔣主席倡和平統一之議。苦口婆心，見諸事實，若桂，馮，張，唐，本為中央部屬理應服從中央，方其抗命叛變之初，中央本寬大為懷，一再恕宥，冀其悔悟，惟彼輩甘自步軍閥後塵，作封建勢力之死灰復燃，是以中央不能不用乾綱，厲予制裁。既名正言順，無可非難，而閻氏於封建奔潰之時，深自危懼，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變其虛偽擁護中央之論調，竟作「戡亂不如止亂」之說，反咎中央平桂馮，討張唐為非是。考彼等作亂時中央何嘗不本止亂苦心，持寬大之態度，及其止無可止，乃不得不戡亂。所必戡亂事實，彰彰不容淆混，若必曲護作亂者以咎戡亂之中央，則名為止亂，實以獎亂。且諸逆消滅而後，中央方將努力訓政建設，閻氏此語，實難索解，無病之呻吟耶，抑別有所用意耶？厭亂之人民，

將因是驚疑，奸亂之徒，將聞而色喜。當此國家元氣殘敗之餘又遭變亂，使民衆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閻氏將何以自解。更有進者，十八年以來，閻氏於智術小成，遂忘革命大義，操縱他人，使之犧牲，而已每獲其利，假借和平之名，依違順逆之間，遂令一切反動份子如水就下，受其運用，此次發動，希望中央仍本戡亂之決心，加以解決。

▲脅迫領袖 「禮讓為國相約下野」，亦為閻電重要之點。其用意要在要脅蔣總司令與俱去，陰則以退為進。此種怪誕陰險之表示，實足危害黨國，破壞和平，凡吾同志均宜注意。竊蔣總司令秉總理遺教，受命於黨，致力於國，膺此黨國多難之時，民不聊生之日，其進退悉聽命於黨，絕無自由，即自請息肩，亦為中央所不許，況出於個人之要挾，且閻氏亦為中央任命人員，就職宣誓，墨猶未乾，而乃自外於黨紀國法，沿用軍閥惡習，出此嘗試，搖撼中央之謬論，此而不加以儆戒，其如法紀蕩然何，即捨此事實而不論，所謂禮讓，原以信義為本，無信義則不足以言禮讓，如閻氏前約馮氏出洋，亦未成行，所謂擁護中央，仍不加馮逆以懲處，其信義亦可概見。且禮讓之性質，只能語於權利，而不能語及義務與責任，從事於革命之領袖，既非為個人之利權，自不必言禮讓。抑尤有進者，中國現為國民黨統治下之中國，其目的為救民救國，絕非一人一姓一家之中國。故在昔堯舜以揖讓傳天下，稱為美德，今則天下為公，一國政權，不能私相授讓。閻氏此舉，亦

以北方之聖君自命，且以家天下視人。其思想之落伍，一至於此，實無挽救之望矣。總而言之，黨治無可非難，黨紀不可違反，惟不割據，始有統一，惟能戡亂，始有和平。

。所謂禮讓爲國，實屬思想落伍，其作用在搖動中央。希望各位，本筆誅之天職，一致予以糾正，庶廣宣傳，而培叛逆。則黨國前途幸甚！



討伐叛黨禍國之閻錫山

艾毓英

投機取巧，寡廉鮮恥，愚民虐民，毀黨篡黨的閻錫山，現在已走到死路了。他的掙掙的面目，軍閥，土皇帝的劣根性，現在已經由他的種種反動的事實，映證得非常明顯了！在目前，假使對於這種自趨於死亡之途的反動軍閥，而不施以捷伐，為黨國去禍根，為民族除孽種，則衰頹已久的中華民族，將永遠不能在進步的文明國家的隊伍裏頭，占一席之地。而四千餘年遺留下來之封建勢力，自然是老實籠罩着垂危的中華民族，絲毫不能掙脫次殖民地地位。所以我們在今天，要大聲疾呼，請國府明令討伐叛黨禍國之閻錫山，同時，更希望全黨的同志們，全國的同胞們，對於這一次討伐閻錫山的意義，覺得比任何次戰平叛逆，都要重要！我們從前累次說過，中國能否掙脫國際次殖民地的地位，能否趕上世界先進諸文明國家，就要看我們能否厲行黨治。而黨治之能否澈底實現，又要看我們對於封建勢力，能否根本摧毀。則封建勢力之能否摧毀這一問題，實為中華民族目前的生死關頭。而中國政治舞台上的老妖精閻錫山，却偏偏要代表封建勢力，來與革命勢力鬥爭，想把復興的中華民族，拉到死路上去，這種姦賊，我們何以不起來打倒呵！

現在且把閻錫山這二十年來所作的怪，略略的說一下，看他到底是一個甚麼東西？閻錫山在日本留學的時候，

固然曾經加入過同盟會，然而在辛亥晉軍舉義以響應武漢的時候，他却按兵不動，大有奉到革命軍為清虜効力之勢，後見清兵勢窮，滿虜盡走，彼乃以重兵之挾制，投機得到晉省臨時都督。後來袁世凱當了大總統，他又來殘殺革命同志，解散革命機關，脫離革命黨籍，以獻媚袁氏，這還不够，他窺見袁氏有帝制自為的野心，他乃首先上表稱臣，後來舉國討袁，他見風頭不好，又反對袁氏，張勳著謀復辟的時候，他先派代表，出席徐州會議，力主復辟，後來段祺瑞馬廠誓師，他又派兵到北京，與段氏共討張勳。不僅與段氏合作已也，且拜段為師，以固榮寵。那曉得直皖戰後，段氏一蹶不振，善變的閻錫山，他又投降曹吳。當曹現賄選，直奉戰起的時候，他對於直系物質上的幫助，真是孝子馴奴哩！然而直系一經失敗，他又與馮玉祥共張討直之幟，曾不幾時，段祺瑞又出走，馮玉祥又失敗，他又出兵大同，與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遙相呼應，而與馮玉祥作殊死戰。往事且不提，國人之不善忘者，當能猶有稀薄的印象。且說最近：在十七年秋季，北伐軍已抵徐州，彼見本黨之主義，已入全國之人心，革命勢力，將統一中國，彼乃加入本黨：由五色旗幟，變成青天白日的旗子，從此以後，彼應該翻然悔悟，為黨國効力，以贖前愆才好。那曉得狼子野心，至死未已。時而勾結馮玉祥

，以倡亂西北，時而唆使唐生智，以變生鄭州。勢孤力弱
的時候，則高呼擁護中央，打倒改組派，以掩飾種種罪惡
，卵翼豐滿也，則與風作浪，甘為戎首，前日之下野出洋
，今日之逗留懸棧，這種反覆無常，卑鄙無恥的東西，如
尙不明令討伐，則將何以立國？何以立黨呵！

中華民族地位之衰落，最大原因，由於道德之淪亡，
而氣節廉恥，尤為重要！由上述種種事實之證明，閻錫山
之投機取巧寡廉鮮恥，愚民虐民，毀黨篡黨，雖三尺童子
，亦不能為所欺矣！故今日之討伐閻錫山，不惟是救垂
危之黨國，亦實以恢復民族之精神也。



打倒反覆無常以退爲進之閻錫山

閻錫山爲人，向來是以退爲進的，以陰柔取巧的。民國以來，他在山西關起大門當土皇帝，所有歷次政局變動，他總是抱一個「利己主義」，就是政局無論如何變化，只要不奪他山西地盤，不損失他個人利益，他總是虛與委蛇。這種詐僞陰險式的應付手段，他覺得便宜得很，所以直到本黨北伐時，他就立刻加入，因之藉機會把山西河北察綏和平津一帶地方，都被他樹起閻某個人旗幟，所以利己主義，一直到現在，還是保持着，決無改變的。

這次閻錫山不知發了什麼瘋？忽然提出禮讓爲國的口號，要將本黨的領袖，勞苦功高的蔣主席，拉同下野；調經各方詰責，他又說什麼下野負責，組織元老，樞密等院，怪誕不經的瘋話，無聊得很！接二連三說起黨員治黨，國人治國的瘋話；最後又表示出不滿意三大大會；表面上說得似通不通，他的內幕裏，却將改組派，共產黨，安福系，研究系及一般失意軍閥，政客廢集太原，天天謀劃背叛中央，推翻黨國日趨鞏固的局面，其實亦無非謀個人利益，擴張個人勢力，想當袁世凱第二，真是贖贖作夢啊！以後經國人羣起攻擊，體無完膚，他又似乎順風轉舵，忽然給中央和國府一個電報：請准開去本兼各職，表示下野，同時趙戴文氏也來電稱：閻某近日已大澈大悟，已決心下野，種種鬼蜮；閻錫山果真能下野麼？國人千萬不

要受他欺騙！這是閻掉轉花槍，用金蟬脫殼的方法，想盜用中華民國軍總司令，充當北方土皇帝罷了，閻那裏能真心下野？大澈大悟當然更談不到！

我們只要檢查他所來的江電是本月三日，表示辭去本兼各職，而他偏偏于四日，派兵侵佔德州，事實上矛盾和滑稽，無聊至於這樣，難道他真心辭職麼？并且他早已派遣馮鵬霖侵入魯西，傳作義充當津浦路總指揮，監視黨部，搜捕黨員，別立幟旗，私與名號，無一不是反叛中央行爲，難道所謂澈底覺悟，就是這樣嗎？

馮玉祥，從前已經弄過下野出洋名不符實的把戲，其實，暗中却唆使部下，演出叛逆中央事情來，這次閻錫山，一隻手拉攏反動份子，自鳴得意；一隻手却調兵遣將，破壞黨國；偏偏口中也要高唱辭職下野的濫調，其用心陰詐，利己損人的主張，較馮玉祥更爲卑劣，所以閻錫山之辭職下野，當然是虛假的，國人千萬不要受他欺騙啊！閻錫山果真爲主張國是，匡輔中央，就應當遵照三院長所說的……取消中華民國軍名義，撤回各總司令，各總指揮等等委任，放回津浦列車，調開魯西晉軍，並將監視之黨部，拘捕之黨員，一一恢復其自由，同時拘逐反動叛徒，一切黨務政治軍事舉措設施，均惟中央之命令是聽，毋或違忒，……然後他閻錫山下野也好，出洋也好

，那才是光明磊落的大澈大悟，爲我們國民所能共諒呢！
總而言之：閻錫山既甘心離去中央而向反叛之途進行，中央自有澈底辦法，討伐他！通緝他！均無不可；那裏能容他這樣南腔北調，亂出花樣呢！在閻個人，不過掩國

人攻擊目標，假裝下野，暗中仍舊是以退爲進，求得總司令頭銜，做做北方土皇帝，擴充地盤，保持私人利己主義罷了。我們全國同胞，千萬要提防他！不要中他的鬼計啊！



國民應一致聲討愚民毒民害民之閻錫山

閻錫山是一個寡廉鮮恥陰險狠毒的大軍閥；他在山西十餘年，閉起娘子關，與世不通閉關，所有治晉的劣績，據各地社會團體調查結果，不外實行愚民——毒民——害民三大政策，以圖永久做其山西之土皇帝。所謂愚民者——就是閉塞民智；閻錫山在山西設有所謂「教育館」，實行宣傳其封建思想，無論任何學校畢業之學子，皆須先進此校二年，方得取用；否則，凡屬有用人才，必用巧妙方法驅之出境，或設法誘其吸食鴉片，使有用的人才竟無形而頹唐墮落。所謂毒民者——就是弛禁鴉片海洛因種種毒物；閻錫山貪贓枉法，山西境內除鴉片流毒之外，還有海洛因即北方所謂白麵，比鴉片毒人尤甚，山西每年輸出物產之總額不過五千萬元，而海洛因之消費，還在五千萬元以上；山西人口總數，只有一千三百萬，然每年受海洛因之毒而死者，竟超過百萬以上，最可痛心的山西之青年學子亦多染此癖，全國各地毒品流行最甚者，要以山西為第一。

所謂害民者——就是發行數千萬不兌現之山西銀行紙幣；閻錫山以香鈔通行於其勢力所及之地，來搜刮人民現金，剝削社會元氣，其發行數千萬之不兌現之紙幣，並非造福社會，乃用之於擴張兵工廠及軍隊，以造成其永久割據反抗中央之地位，致山西人民咸受金融混亂之痛苦。最近閻錫山又復野心勃勃，欲以統治山西的狹義封建思想，來統治全國，不惜妄發謬說，勾結共產黨，改組派，與土匪軍閥以及封建餘孽，圖謀反動，派兵侵魯，進犯中央，破壞和平與統一。我們同胞，為提高人民地位計，為挽救民族危亡計，為解除人民痛苦計，不得不請求我們救國救民的中央政府，早日明令討伐，滅此盪賊，以謝國人；同時我們同胞，更要趕快一致團結起來擁護中央，澈底撲滅這個愚民——毒民——害民的閻錫山，那末，我們中央和平統一的主張，可以實現！我們北方各省民衆的痛苦，可以解除！痛苦的同胞們！起來起來！

閻錫山是危害黨治背叛民治的罪魁

以黨治國是 孫中山先生外察世界潮流內依國民需要而手定的革命方略。我們全體同胞想要真正管理政府，得到國家民安的幸福，就要徹底認黨治是必經的階梯。中國國民黨是為國為民奮鬥四五十年之革命黨，在這四五十年之國民革命運動中，從沒有一個其他的團體或黨派能够像國民黨一樣切實担当救國救民的責任的。所以大家更要認黨治有中國國民黨的黨治，方能達到真正的民治，近來閻錫山陰謀反動，狂發電文，全是想直接破壞黨治的基礎，間接摧毀民治的根苗。試分析他的主張如下：

第一，他主張「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這樣分黨與國為漠不相關的兩段，顯係危害黨治的精神，因為黨事決不會離開國事，反革命的份子，不配代表國人，也決不會解決國事。

第二，他違反黨章，背叛黨紀。總章是黨的根本大法，紀律是黨的生命所在。這一次他不依黨員建議中央規定的手續，妄以己意支配黨事，是為背叛黨紀；更不依總章條文而妄主黨員總投票與合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於

一處，是為違犯黨章，是種叛黨行為，當然目的在亡黨。

第三，他主張叛黨者辦黨。想把中央依法開除黨籍的反動份子如毛澤東，譚平山，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陳公博之流，齊集中央，以使第三國際共產黨改組派與封建軍閥，皆來禍黨。

第四，他主張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等組織元老院或樞密院，總攬一切。是種以軍主集權，代民主集權，顯係暴露其軍閥的面目，無異背叛民衆的供狀。

第五，他藉禮讓之名，逼迫擁護黨治於民衆的蔣主席下野，放棄革命的責任，想教幾十年來荼毒民衆的溥儀，段祺瑞，曹琨，吳佩孚，張宗昌之流，一齊上台，先來滅黨，再來亡國。

總之：陰毒素著稱臣擁袁黨籍中斷十五六年的閻錫山，其心目中決不知有黨，不知有國，不知有民。中央無論如何寬大為懷，已不能以黨義感化此頑固野心之徒。我們同胞，只有竭誠擁護中央軍以早日肅清妖氛，澄清中原，掃除民衆之叛徒，確立黨治之基礎，速發民治之盛世。

二十年來之閻錫山

閻錫山在日本留學時，曾一度加入同盟會，回國後，任山西新軍第一標統，即專事做官，不預聞革命事業。辛亥年九月八日晉軍舉義，新軍二標營長姚以价率領全體官兵攻開省城，復以一連攻滿洲城，一連攻巡撫衙門，一連由姚親領，居中策應，苦戰一日，擊斃山西巡撫，同時滿洲城亦攻破，姚之部下損失甚鉅，所存餘者寥寥數十人而已。當時第二標統黃國樑已奉令開離省城，先是閻錫山擁有一全標軍士，按兵不動，大有待機剷除革命軍，邀功清廷之意，迨滿城既破，巡撫擊斃，乃急令所部分頭佔領火藥局軍械庫等處，始宣言與姚合作。即趁此機會派遣私黨，並邀請各首義官佐于舊諮議局開會，以擁重兵，遂得公推為臨時都督。此時固儼然以革命元勳同盟會會員自命者也。

及袁世凱以詐術得選為臨時大總統，閻錫山為求固袁之寵，乃從事殘殺革命同志，解散革命機關，表示脫離黨籍，日與北洋軍閥相結納。及後袁氏有帝制自為之意，閻察知其意，遂自上表勸進，袁死，督軍團徐州會議，閻派代表出席，力主復辟，迨段祺瑞馬廠起義，復派兵到北京，與段祺瑞共討張勳。

自此以後，段之聲勢浩大，閻乃向之拜門稱師，為安福系之健將。直皖戰爭後，段祺瑞失敗，又輸誠于曹吳，

與曹吳為莫逆交，一二兩次直奉戰爭，兵餉兩項，對吳佩孚皆甚出力，曹琨賄選成功，亦大得其物質上之幫助。及國民軍反戈，曹吳失敗，段祺瑞上台。閻與國民軍馮玉祥同舉討伐賄選之鮮明旗幟，以阻碍吳佩孚之遣兵北上，

其後國民軍退出北京，段祺瑞出走，閻忽收兵娘子關。竭誠歡迎吳佩孚北上主政。及局勢一變，又出兵大同，與馮玉祥作殊死戰，而隨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相呼應，自命為北方四巨頭之一，為當時政治上重要之人物。

十七年秋本黨北伐軍攻抵徐州，閻知本黨主義入人己深，不可阻撓，又掛起老同盟會之招牌，而視顏來歸。本黨以寬大為懷，欲以總理之人格感化之，故宥其已往，付以重任，原冀其從此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乃梟獍之性，終不可改，軍閥野心，終不可戢。一年來馮玉祥唐生智之先後叛變，實皆由彼一人陰謀播弄之所釀成，去秋舊曆八月十四馮在晉祠，閻曾電馮謂明日係廢曆中秋約共賞月，馮頗有所感。次日閻設酒宴馮于晉祠，席間鼓吹馮從事叛黨運動甚力，馮先頗露消極之態，閻復再三慫恿，馮終為所動，當即商定軍事由馮負責，政治由閻負責，並計劃一切。

先是十四日前劉都芬到晉祠見馮，訴西北軍生活困苦情形，馮謂祇有向中央設法始可維持，于是劉即來京。及

十五日馮反動計劃確定後，乃電劉速離京，並電孫良誠等從事舉兵，馮部宋哲元孫良誠等，乃因而倡亂；及西北軍失敗，中央軍遂逼潼關，閻知事無可爲，乃通電表示絕對擁護中央，並聲言討馮，然終不出一兵，一面又託人向中央說項，願負收拾西北殘部之責，中央仍以大度寬容，如其所請，予以副司令之職，乃命令已頒，復陰謀百出。經許久時間始行就職。

及石友三部在浦口叛變，閻又異想天開，派趙丕廉遊說唐生智，促其通電反抗中央，唐生智派代表袁某與之商議，決定黨政由閻負責，軍事由唐負責，西北殘部由唐指揮，一面電馮玉祥謂唐生智現在已覺悟，但要汝之軍隊歸他指揮，馮允之，乃認給唐發動費五十萬元，往返磋商，延遲時日，而唐逆反抗中央之電已發出，與閻所主張者稍有出入，僅付發動費二十五萬元，及見中央軍隊四面圍攻，唐逆不能維持，於是又通電擁護中央，轉而聲言討唐。閻自就副司令職後，即通電以肅清改組派自任，謂其亡黨禍國，乃最近又復聯合改組派之代表郭春濤等及一切腐惡

勢力，在太原開會討論反抗中央，公然倡亂，以危害本黨。一年以來，使人叫罵驟突於前，而已則發縱指使於後，成則已受其利，敗則人受其禍，閻錫山之奸巧欺騙，無出其右。

總其一生，忽而聲言革命，加入同盟；忽而勸袁稱帝，上表稱臣；忽而主張復辟，忽而反對張勳；既爲安福之健將，又爲直系之忠臣；既盡力於曹錕之賄選，復與馮玉祥同舉討伐賄選之旗幟，阻礙吳佩孚之北上；既煽動馮唐以背叛中央，復以討伐馮唐之責自任；既通電肅清改組派，乃最近又復勾結改組派及一切反動餘孽腐惡勢力，以危害中央。察其二十年來應付政局之手段，真屬惛迷離，千變萬化，極滑頭之能事；然其結果，將使中國數千年來崇尙氣節明辨是非之民族固有精神消滅殆盡，將使本黨慘淡經營救民救國之國民革命進程，盡爲中斷，此而不討。綱紀何在？此而不討，革命何爲？同胞！請認識這個閻錫山！

國府五院長告全國軍人書

自北伐完成以後，中央所樹立之根本政策，而舉全力以謀實現者，即曰和平統一。蓋非統一不足以充實國家之實力，而躋民族於獨立平等之域；非和平不足以恢復社會之元氣，而與人民以休養生息之機。故欲謀國家之獨立，當先謀國家之統一，若欲求國家永久之和平，亦當於真實統一中求得也。中央內念人民之苦痛，外顧國際之風雲，知和平統一，為中國人民求幸福民族謀獨立之唯一出路。故即以和平統一為政府之根本大策，一切措施，均以此為鵠的，一切努力，均以此為依歸。此事實昭著，而為國人所共知者也。

不幸中央力謀和平統一之時，迭出擾亂和平破壞統一之叛亂，自去春桂系軍閥叛變以後，繼之以西北軍之作亂，以及唐逆生智，張逆發奎，先後之背叛，致使甫告完成之統一，迭受破壞，甫行實現之和平，屢遭擾亂，幾如一片嫩芽，為狂風急雨所摧殘，一線曙光，為烏雲黑霧所障蔽，此實國家之不幸，亦即國人所深為痛心者也。

然而叛變軍閥，雖相繼發生，而不旋踵之間，均次第消滅。此即事實證明，無論軍閥如何擾亂和平，而和平終必實現，無論軍閥如何破壞統一，而統一終必完成。亦即事實證明凡背叛中央以圖破壞統一擾亂和平者，終必消滅，當桂系軍閥叛變之際，擁有兩湖兩廣之地盤，勢力不可

謂不厚，然而討逆軍不費一矢，不發一彈，即平定武漢，逆軍崩潰，於是桂系軍閥，因而消滅。馮玉祥部以西北十餘萬之衆，入寇中原，反抗中央，當時聲勢亦甚浩大，然經登封臨汝一戰，逆軍即全線潰竄，主力損失殆盡；唐逆生智，當浦口兵變之時，稱兵作亂，危脅中央，然而不滿一月，即隻身潛逃，全部繳械；張發奎聯合桂系餘孽進犯廣東，經討逆軍一擊，即狼竄豕奔，全體瓦解。歷觀叛逆軍閥之末路，即可知凡反抗黨國以破壞和平統一之政策者，未有不趨於覆滅。此種寶貴之教訓，我全體軍人，宜深自體會而警惕也。

叛逆之徒之所以甘於叛逆者，實基於封建的軍閥心理，即視其軍隊為個人之軍隊，其勢力為個人之勢力，而不知一切軍隊皆國家之軍隊，一切軍事勢力皆為國家所有。因此一念之差，遂致萬劫不回。蓋既以其軍隊為個人之勢力，則一面既欲併吞別部勢力，而擴張自己之勢力，一面又惟恐自己之勢力為別部勢力所消滅，於是或挑撥離間，使別人互相衝突，而從中漁利，或竟明目張胆，稱兵作亂。殊不知此種行動，不僅禍國殃民，而且實為自殺之道，叛逆者之漸次滅亡，即其明證。根據過去經驗，同人等甚願我全體軍人，尤其曾犯過誤之軍人，更望其力行下列各項，切莫恢復其革命人格與歷史也。

第一：須視軍隊為國家之武力，不應視軍隊為個人之私產。如以軍隊為個人之勢力，則其結果，必視自己軍隊以外之軍隊為與自己敵對之勢力，而加以防範或嫉視，於是或聯甲以防乙，或聯丙以制丁，縱橫捭闔糾紛以生，此不僅禍及國家，亦且害及己身。若以軍隊為國家之武力，則一切軍隊均為自己之友軍，親愛互助之不暇，何致互相仇視互相防範，故革命軍人應以自己所率之軍為國家之武力，此不僅足以救國，且足以自救。

第二：須從保障國家生存之中，求本身之生存，不宜犧牲國家之生存而求一己之倖免。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古有明訓。人所共知。如國家長期陷於分崩離析之狀態，而不得統一，則整個國家，將為外國所消滅，一部軍人，焉能倖存。故任何軍人，必擁護中央鞏固統一，使國基日固，然後本身之生存始克保障。如果挑撥離間，幸災樂禍，使別人互相衝突，而其在別人衝突之中，欲求一時之苟存，未有不隨國家之淪亡而覆滅者也。

第三：須不利用別入之心，而亦不可為別人所利用。革命軍人首重人格，利用別人作工具，以謀一己之私利，此市井無賴之所為，革命軍人決不宜出此。即使他人一時為我利用，久後必歸覺察，及他人覺察為我利用，對我之怨恨，必甚於一切之仇讎。此循環報復，豈得倖存，此乃一切反動派及往昔北洋軍閥之慣技，若用之於今日革命時代，未有能逃滅亡之覆轍，然而國家因此之損失，亦伊

於胡底，故即為一己謀，利用別人為工具，亦非善策，至甘心受人利用而為虎作倀者，則其心更不可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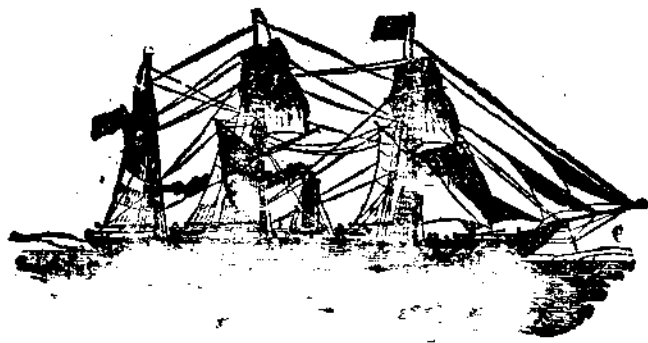
第四：只求問心無愧，不畏人之滅我。歷來叛變軍閥當其叛跡未著之時，無不惴惴焉惟恐人之消滅也，其所以有此心理者，實由於居心不可問也。如果存心無愧，又何致有此疑慮耶？公道自在人心，正義未至淪亡，我果賊心為國，効忠革命，則無所往而不可，如果無故而欲消滅別人，必為公道所不許，正義所不容，故吾儕只須居心作事，光明磊落，不必多所疑猜而自驚以伯有也。

以上四項，為全體軍人所應注意尤盼覺悟而力行之。綜上所述可以一語概括之，即吾人居心行事，應處處為公，不宜稍存私念是也。為公則敵可化為友，為私則友可變為仇。為公則可得人民之愛護而生存，為私則將受國法之制裁而消滅。存亡之分，榮辱之別，全繫於為公為私之一念。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鑒叛逆滅亡之覆轍，我袍澤不可不深自警惕也。

中央之態度，亦有須為我全體軍人告者：中央始終以總理天下為公之懷，貫徹和平統一之旨。既無絲毫利用某方消滅某方之心，更不至受某方利用以抑制某方。中央所知且必力行者，惟在抑制內戰，實施編遣，以完成統一以保障和平。故凡稱兵作亂，擾亂和平者，中央必根據人民之要求，以之為人民之公敵，且為蘇俄國家之統一與獨立，是萬不得已而討伐之。過去一年間，自討伐桂系軍閥以

至於撲滅唐逆生智，均不外此旨。如有激悟前非，切戒內戰，共同一致，力謀和平者，則中央自必一視同仁且當謀保全其革命之歷史與地位。是乃同人等所願求禱祝者也。

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統一為獨立之本，內戰為亡國之兆，順逆是非功罪利害，尙望全國袍澤深思而熟察之。延闕，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趙戴文蒸印。



國府三院長斥閻錫山之元電

太原閻副司令百川先生勛鑒：密，頃讀致介公元電，頓誦之餘，彌深感慨。介公受命於黨，膺此艱巨，屢請息肩，迄未遷雅。比以國內多故，遂亦盡瘁弗辭。蓋國有綱維，黨有紀律，個人進退，絕無自由。而先生未得黨國之許可，遽欲挾介公以俱去，徑徑之愚，竊謂未可。且先生亦屢受中央重托，宜誓就職，墨藩未乾，進退之間，亦宜審度。吾儕言動，似應上顧黨國紀綱，下為部屬楷模。假使先生之部屬，亦以先生所不謀於中央者不謀於先生，以先生要脅介公者要脅先生之左右，則赫然震怒，其可能免，此請三思以出之者一，若云戡亂不如止亂，洵屬名言，然止亂猶不如無亂，中央頻年不得已而舉討伐之師，國內

叛亂次第疊平，方將努力建設，開始訓政，不圖先生獨見其微，既非杞人之憂，又異無病之呻，惘恍迷離，無從索解，直令厥亂者驚疑，好亂者色喜，是曰止亂，何異造亂，此請三思出之者二。即曰戡亂不如止亂自桂系以至於唐生智等，其初中央何嘗不本止亂苦心，持以寬大，及其止無可止，乃不得不戡其所必戡，若必曲護作亂以咎戡亂之中央，則先生風陵渡之出師，鄭州之命視，又將何以自解，此請三思出之者三。弟等服務黨國，於茲有年，智不如人，義無可默，計及大局，不憚煩言，務希眷念。總理所示之規範，先烈經營之不易，為黨為國，深思熟籌，敢貢所懷，矧候明示。弟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叩刪。

三院長再電箴駁閻錫山

太原閻副司令百川先生勛鑒：奉讀效電，先生竟以弟等婉勸之言，謂為贊同尊意，模糊隱飾，以欺國人，乃知人心大患，在無羞惡是非；繼讀全文，知先生不復再持下野之說，而欲引開除黨籍之叛徒，入元老院，以作亂者鎮亂；昇共產黨改組派等一切反動分子以投票權，以叛黨者造黨，且恐弟等愚陋莫解，反覆啓導，至於千言，此種驚人未經之主張，絕非弟等所願置喙，況蒸元兩電，先生既已逐達中央，中央秉承總理遺教，依據黨章，自有權衡，無煩私議，弟等於此，已可無言，徒念先生今日，於黨於國，尙在出入功罪之間，若竟聽其一言喪邦，萬方疾首，則意猶未安，故再竭至誠，冀回聰聽，先生自民元以後，黨籍中斷，不親總理之欵吐，不與同志相往還者十五六年，此後若能多為黨努力，始終不渝，則必受全國之敬仰，何致為同志所詬病。自尊處蒸電發表以後，海內外同志，憤激逾常，詰究之電，快如雪片，蓋除先生左右咫尺以外，無一非擁護統一效命中央之人，而先生惑於近俾，囿於見聞，罔知天下之大，自謂一世之雄，片言方發，千夫起指，倘復不自警惕，則友朋誼盡，弟等縱愛先生，何敢自外黨國？綜讀先生效電主張，其一以第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入元老院，或機樞院，維護黨國，若謂其為有武力也，謂其武力能超於一切之上也，則似此督軍團之組織，

世無張勳倪嗣冲，恐難苟同尊意，先生曾以軍人還政為言，而今欲置軍人於政府之上，先生曾以國人解決國是為言，而今乃欲解決國是於軍人，先生又曾以民主集權為言，而今乃欲代以軍主集權，此何可者，若謂機樞元老尊而無權，則如將軍府養老院月費廩祿，以養超等閒曹，何能維護黨國？於此前後矛盾之中，徵識先生命意所在。蓋先生之言，並非由衷，目的在代表一切叛徒，拉倒中央所昇倚總理所信任之介公，介公去則叛徒之心快，至於中國之亂亡，統一之破壞，人民之疾苦，舉非所願矣！假使先生真能代表一切叛徒，手創由共產黨以至於安福系籌安會等，無所不包，相安無事之一局，則本黨除奮鬥失敗，重為亡命以外，固感痛於三民主義之挫折，而先生仍不失為封建思想之成功，然而若輩恩怨未忘，利害各異，其所推戴如溥儀段祺瑞曹錕陳獨秀陳公博之流，風起雲湧，各欲逐先生於國門，鞠先生於階下，將求為善終天津之黎元洪而不能，尙何元老機樞之可留？此不贊同者一，其二：黨國由全體黨員投票表決，是足徵先生雖隸黨籍，而於總理所口授之三民主義，手著之建國大綱，及全國代表大會所制定之黨章，絕未誦讀，夫以黨訓政及實現憲政有一定方式，一定程序，一定時期，而先生欲於此時違背建國大綱而混之為一談。至於解決黨事，則今之中央：實依總章由

全國代表大會投票舉出者，中央依據總章。處分黨事，統系井然，不容紊亂，所謂總投票者，有何根據，是何居心？揣先生之意，必謂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依法開除反動份子黨籍者頗多，欲爲若輩代鳴不平，若是，則必延毛澤東譚平山於匪窟，招李宗仁白崇禧於安南；諸如此類使廢棄中央，互爲水火分割地方之不足，更進而分割中央，即此一端，已可危懼，況中央任期，顯有規定，祇有惟一總理，斷無終身委員，若欲治共產黨改組派等於一爐，以中央職權爲贈品，毀裂總章，私相授與，則後患之多，何可逆計？先生能言禮讓，饒視紀綱，飽享智術之恩施，苦無革命之素養，遂假頌亂之口，說長亂之法，此不敢贊同者二。以上二端，即就先生建議而敬報以忠告者，總之：先生

根本錯誤，在離中央而言黨，在不知黨而好言黨，在一切叛黨分子爲整個的黨，在浸潤於小己之環境忘國家生存之需要，在以一隅之見聞，拒絕世界之趨勢，其尤甚者，則且喜以他人爲犧牲，而已獲其利，驅他人於水火，而已不居先，證諸最近中央一切機關之被武裝接收，大沽海口之裝砲戒嚴，今且令馮鵬翥軍侵擾魯西，竟不惜爲亂國之禍首矣！今爲先生計，惟有速撤魯西之晉軍，停止一切不祥之行動，以挽救危局，維持和平，否則徒逞膚雜之辯論，掩國人之耳目，弟等雖苦口相箴，繼以血淚，亦復何益？世運臧否，繫於先生一心，願深慮熟察之焉！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敬叩，



國府三院長再斥閻錫山之銑篠兩電

太原閻錫山副司令百川先生勳鑒：密銑篠兩電，相繼頹到，循誦之餘，知先生主張，由禮讓爲國，而在野負責；由在野負責，而組織機樞元老等院以鎮亂，至深欽佩。若許弟等再獻狂吠，從容商榷，定知先生必有卓見，福國利民，蓋在野與負責，事不能兩可，既未忘情鎮亂，自應鞏固中央，歷誦先生前後各電，辭意雖岐，苦心則一；倘能如賜示所云，密加研究，平心靜氣以研究等語，建議中央，以整個的黨，決定一切，則不特黨國並受其福，即先生亦可遠以一人之言支配黨國之嫌，尊電蒙舉日本明治長薩之事，來相指示，甚佩其佩，本黨奉 總理遺訓，以黨

治國，爲惟一主旨，當然黨權高於一切。但長薩諸賢，並未歸藩，更非下野，且竭其全力，翼護中央，而日本維新之業以成。誠如明喻，則先生且宜高拱中樞，戮成訓政，下野之說，益難自圓。至云舉國鼎沸，不知何指。誰爲之鼎，孰揚其沸，方今人心初定，謠譏未息，以驚人之語，出諸先生之口，影響所及，實深憂慮。此間同人，每值危時，幸能鎮定；克制反動，此亦一因。尙望念付託之重，聲聞之隆，於隱微間稍加察焉。疊承明教，復貫所懷，諸希卓照。弟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叩。

○ ○ ○ ○ ○

中央宣傳部爲闢駁閩電告同胞書

我同胞沉淪於泥犁地獄之中，慘過非人之生活，憔悴呻吟而不克自拔者久矣。溯自前歲克復平津之時，咸期從此扭斷鎖鎖，共慶自由，振奮之氣，充溢四表。豈意革命之旗鼓方張，而封建之餘孽已集，外假柔順，陰肆攘奪，陵削榨壓，血肉爲枯，既遮斷中央之政令，而同胞無從接受主義之惠澤，更巧卸自身之罪惡，謂中央未嘗念及民衆之疾苦，日月遷邁，滋蔓遂深。於是我同胞習聞革命之呼號，未見革命之實惠，浸假則致疑於本黨。更府怨於中央，未能自察已身早在反動迷網之中，困頓顛連而無人爲之垂顧矣。封建勢力既借把持之計，遂益縱宰割之謀。乃進而破壞統一，脅制中央，造成國家紛亂不堪之局面，致有華北一帶亘古未有之荒災——茲以外患之侵凌日亟，國民之生計待紓，而封建勢力又必欲支撐其終常毀滅之壽命，以與我勞苦憂傷之民衆爲敵。同胞欲圖生存解放，應立即覺醒，起而速謀自救之策，擁護爲民所有之政府，相與奮鬥，還我神聖之自由，共趨幸福之坦途，時機迫切，不容觀望。謹以中央維護和平統一圖謀休養生息之要旨，以昭告于我親愛同胞之前。

武力成爲國有

凡屬統一之國家，其軍隊之指揮訓練，必絕對操於中央，乃謂國有之武力，武力國有，然後可以禦外侮，止暴

中央宣傳部爲闢駁閩電告同胞書

亂，爲國家福利之干城，民族生存之保障。本黨於統一全國宣告訓政之始，即孳孳努力於此項工作之完成，編遣會議一再召集，運動裁兵，今猶未止。不圖封建軍閥，迷夢未醒，妄以國民供億之軍隊，據爲個人權利之護符，把持地方，剝削人民，坐令邊烽日亟，國防空虛，長此以往，國何由立？桂馮張唐諸逆之消滅，即係民意試驗之結果。今尙有人謂中央不應以武力統一全國，遽然於個人權利之論爭，不知中央之武力，即爲人民之武力。其有私兵搆亂，據地虐民者，是乃人民之死敵，中央必秉承人民之意旨，以戡亂討逆，職責所在，不容委卸也。至若受命中央而不爲國家保障統一，爲人民圖謀福利，反竊持一部分民有之武力以盤據地方，釀亂肆虐者，我同胞對之將作若何判斷耶？

封建應予剷除

封建軍閥既欲私有人民之武力，必先割據國有之地方，某省某縣，盡作個人之采封，一捐一稅，皆充個人之私囊，商旅已苦於捐輸，而中央未見報解之明文；農工咸瘼於徵發，而中央不聞直接之申訴；尤有甚者，凡封建勢力所盤據之區域，中央未嘗予以許可，人民未曾知其準備，即濫發大宗不可兌現之紙幣，以吸取人民之現金，胥吏所驅，捆載而走，民間之膏血已盡，糧賦之追呼弗戢，迨夫

民憤激起，則謾爲中央之不予接濟，若至無可掩蓋，則稱維持地方所應爾。夫一國之財政，中央與地方之收入，原有明白之劃分，且有指定之用途，今封建勢力，既把持地方之收入，復截留中央之稅款，尙猶源比要索，使地方庶政，無從舉措，而中央更陷於無法應付之境，得則暫時相安，缺則行立叛亂，此種貪婪狠鷲之惡徒，已不容其生存於青天白日之下，然而中央尙隨時予以勸誨，苟可弭亂於無形，不使人民受更大之犧牲，莫不曲予優容，此種事實，我同胞均身受之，其亦知封建武力之可恃乎？

恢復社會元氣

邇者金貴銀賤風潮之發生，識者莫不知爲帝者國主義借以抑制中國民族運動之毒計，然以我國既貧且弱，至於此境，欲圖根本之救濟，舍力謀國民生活之安定，生產事業之發達，實無其他可走之生路，而望生活安定生產發達，必先力謀和平，使社會元氣之恢復，維護統一，使交通得以暢順無阻。今封建勢力既盤據於地方，加緊剝削我救死不暇之民衆，試問元氣何以恢復？至於交通，言之更爲心痛！我國所有之交通機關，除航權大都爲外人侵佔尙待收回外，所賴以輸運貨物，貫通四方者，惟僅有六七千哩之鐵道而已！此短距離之鐵道，大部設在北方，關於華北人民生計榮枯者尤大，而封建勢力既不思利用之以充厚民生，且進而毀壞之，希圖負隅，若津浦平漢平綏隴海平漢各綫，我同胞其一清查每日收入之款爲地方所截留者，常

過十分之八九乎？亦知每路數千輛之車皮，其歸商旅應用者常不及十分之一二，其餘均爲封建勢力盜佔而去乎？又知工農每年所生產之貨物原料，以無法輸運出口，均被封建之軍隊截用乎？我同胞非不知艱苦辛勤以求生產之增加也，非不知中央決心進行總理建國遺教以敷設全國之鐵道也，然而封建勢力竟常此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極端猛烈，國民需要物質建設萬分緊迫之際，起而對國家僅有之交通，加以極大之妨害，使當前之生產事業，失其憑藉，將來之生計。陷於絕境，此又於同胞身受之痛苦，若不自振拔，以促成真正之統一，將貽憂感於無窮者也。

和平統一主旨

基於上述諸現象，本黨深念同胞之創痛已極，萬不容虐民之封建勢力，乘機再起，即人民必須獲得休養生息之時機，國家必須達到自由平等之地位，其唯一之策略，只有和平與統一。蓋惟和平，然後可以恢復社會之元氣，惟統一，然後可以建立國家之權力，和平統一，乃中央本人實際需要而定之根本政策，力行此政策者，乃人民之友，違背此政策者，即人民之敵。而對於此政策之向背的試驗，即其是否服從中央而已。蓋殘餘之封建勢力，亦知口呼和平與統一，但一叩其實現和平統一之方法，則非服從中央而爲反抗中央。如曰：黨事由黨人解決，國是由國人解決，則和平統一，亦可實現，此其荒謬愚拙，時賢斥之已衆。夫本黨革命之目的，對外在恢復中華民族固有之光

榮，對內在造成民權伸張，民生樂利之社會。換言之，即本黨之行動，一依三民主義之昭示，使中國造成一真正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是則黨之於國，須史難離，倘離去中國國民黨而圖解決國是，勢必求效於已被國人擯斥之帝制遺孽，反動軍閥，及共產黨徒等，使重登政治之舞臺，再演張動曹現及賀龍葉挺等稱亂時代之舊劇，更加人民生活上以慘痛之資料而已！若謂舍此尚有辦法，則起用楊度等再作一次籌安外，決無滿意之理。惜乎今日之中國，以袁世凱之智之才，尙不能安坐南面，況自信以下者耶？此說既已不通，乃反其道而行，曰禮讓爲國，相偕下野，是亦可以促進和平統一之成功。此其以個人權利地位爲中心之思想，不啻自暴其關門皇帝之面目，蓋中央爲人民之所共有，負中央之職責者，皆爲人民之公僕，個人本身只有義務可言，絕無權利可享，其服務之當否，惟革命的原則可以判斷，絕非虛偽的禮讓所能相繩。一心爲黨爲國者，己雖欲去，而人民必不容許，毀黨誤國者，雖欲不去，終必爲人民所推翻，至以自身所犯之錯誤，而責革命者同去職守，此種求和平統一之法，真千古未有之奇談也。

應爲黨國犧牲

吾人試細心體察事實之正面，則知一切違抗中央而修言和平統一者，無不磨牙礪齒，準備以人民之膏血，而膏個人之饒吻。蓋封建勢力盤據於中央與人民之間，一方挾中央以剝削地方，一方借地方以脅制中央，故亦假言和平

統一，以隱蔽其無法無天之罪惡。吾人欲打破中央與人民之障礙，非實現真正和平統一不可。今殘餘封建勢力，因見和平統一政策，於彼輩割據地盤，剝削人民之素習有利，遂迭起反抗而出於叛亂之徒，中央爲求貫徹國家與人民利害相同之和平統一政策，對於隱而未發之一切叛亂，莫不竭誠勸誨，是即謂之止亂。對於已發而不能勸止之叛亂，乃依人民之要求，加以討伐，是即謂之戡亂。同時，對於屢次製造叛亂之殘餘封建勢力，無不冀其認清時代之要求，洗心革面，消滅封建思想於無形，是乃謂之弭亂。彼一般封建餘孽，未能切實明瞭人民之境與願望，斷斷然惟個人權利之是求，且以此妄測負有革命的偉大使命者之胸襟，以爲過去北京軍閥政府統治之時代，一切紛爭，皆緣個人權利而起，若有一紙下野之宣言，卽爲脫卸自身之責任。不知今日之政府，乃爲革命之政府，凡服務於革命政府者，其自身之權利自由，卽已貢獻於黨國，黨國之任務未了，雖鞠躬盡瘁，所不能辭。況當此列強尙肆紛擾，人民未得解放，奮鬥犧牲猶虞不及，遑言下野？若以身居高位，卽可上下在心，是直以國家人民之重託爲兒戲，其不增加紛亂者幾希？由是可知必秉受總理遺教及本黨歷史的使命者，方足與言弭亂，必始終一貫，服從黨國命令者，始足以言戡亂，必深知人民痛苦國家危亡之迫切，而誠心共圖建設者，方足與言止亂，若貌似恭順而內行險詐者，均不足與語此。

造亂者爲民賊

試翻閱吾國過去數千年之歷史，均不外循環報復，砍殺相尋之記載，其基本原因，即在無人能制訂一長治久安推行無敵之主義與政策，即偶有一鱗一爪之卓越見解，終以無共同信仰，一致遵從之力量，遂致湮沒無聞。因此凡擁有一部份武力者，苟知因利乘便，竊持事權，即可稱孤道寡，予智自雄，迨其大願將遂，欲取而代者已伺其側，如是往復，靡有底止。直至近世，本黨總理考鏡世界之趨勢，洞察國民之需求，知個人之不足以言治，閉關之不足以自存，乃集中匡時救國之思想計劃於一個系統之下，而成一偉大的三民主義；集中同具此思想計劃之國民於一個組織之下，而成中國國民黨，以黨之力量，策主義之必行，乃有今日之訓政。故中國國民黨之與中國，已成存亡相共之關係，能奉行國民黨之主義則中國存。否則必仍陷於過去砍殺相尋之原狀，而至於滅亡。是知惟能秉承總理之主義，及具有本黨深長之歷史，而又始終一貫者，乃可有關於本黨之主張，乃能促其主張之必行，苟有對主義無明確之認識對黨無嚴格之信守，對訓政無努力之決心，對人惟知因利乘便，逢迎取巧，對己不惜朝秦暮楚，二三其德之流，乃剽然妄發無歷史無生命而又不負責任之虛無標榜的主張，亦惟見其不倫不類不度量而已。總之，革命之與封建，絕對不能相容，個人之與中央，亦屬截然兩事。以個人爲中心，劫持國有一部分之武力，以盤據地方

，剝削人民，漠視國家之安危者，是爲封建勢力。受黨之命令，遵從總理之遺教，爲國家人民之福利而奮鬥，以自身之權利自由整個貢獻於中央者，是爲革命黨員。封建勢力，以個人權利而結合，亦以個人權利而解體，故個人之去留，即其命運消長之關鍵，革命黨員，依人民願望而工作，苟非國亡種滅，革命之任務，必不終了，其去其留，不容自主。

民賊應速撲滅

我同胞今日之所最需要者，爲革命乎？抑爲封建乎！倘天下均以封建爲有利，即請違抗中央而求和平統一者，速以黃袍加身，南面改元可也。迎溥儀於廢都返亡清之舊制亦可也。倘以爲列強必須打倒，民族必須獨立，民權必須伸張，民生必須安定，則本黨革命之主張，必須立即遵從，萬不容遲疑瞻顧矣。本黨革命之主張維何？曰和平統一，厲行訓政而已！欲保障真正之和平統一，現在軍人必須徹底覺悟，不當有利用人以圖封建，尤不當爲人利用，以爲封建之工具，絕對擁護中央，成爲人民之武力。如是則國危可救，民困可蘇，而訓政即以暢順進行，此一覺悟，不惟可以自贖，亦即可以弭止其餘封建惡勢力之再起，中國雄飛之期，必不在遠。若謂勢無我強，人莫予智，黨紀可以摧殘，國法可以蹂躪，人民可以敲剝，國家可以漠視，妄執邪說，孤行己意，是爲造亂，造亂者是爲民賊，我同胞皆可起而撲滅之。

省宣傳部爲糾正閻錫山荒謬言論告同志同胞書

革命的同志同胞們！自從閻錫山發出灰，蒸，元，巧等電以後，其陰險狡詐，投機取巧之本來面目，固已顯露得清清楚楚，同時國人對於閻氏，已一致大聲急呼聲罪致討，閻氏如稍覺悟，當即刻解除兵禍，或下野，或遠游以謝國人，則勳焉懸崖，尙未爲晚，乃據報紙所載，閻氏不僅毫無悔禍之心，且復陳兵耀武，發號施令，確有叛抗中央之模樣，國人對於此最後剩餘之封建軍閥，狡獪武人，如不運用民衆之力量，大張捷伐，即中國數十年之革命，誠爲無意義之犧牲，而將演成民國十八年來之環境戰爭的局面，奄奄一息之中華民族，將永無噍類矣。茲將閻氏謬誤之主張，爲國人詳陳之：

第一：禮讓爲國問題，此爲閻氏電中最要主張之一。此種怪誕不經之言論，實屬不明法律，危害黨國。凡我同志同胞俱宜加以深切的注意。總理說：「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現在是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其目的在救國救民，濟中國民族於自由平等獨立之域。按照目前中國情形，需待治理的，從內政上說，是維持國家和平統一，以安民衆的生業，從對外說，在解除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力爭國際的平等地位，故革命政府，一切應遵照黨的決議而行動，一切設施應以國家利害人民利益爲前提。舍此而侈言禮讓，則一切反動份子封建餘孽帝國主義者均可乘

省宣傳部爲糾正閻錫山荒謬言論告同志同胞書

機而入，不必有中國國民黨，更不必有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了！須知本黨負有爲國家求生存爲民衆謀幸福之重大使命，積四十年的革命歷史無日不在求總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實現，現在中央負責人員，以身負黨國重任，一切進退，應悉唯命於黨，絕無個人自由，亦非一二人所得左右。如果一旦放棄責任，中道言去，不獨放棄責任且負誤貽黨國的重罪。蓋今日之中國，非一二人之中國，乃爲全體國民全體革命黨員創造的中國，故一國政權，任何人不得私相授受，治權受之革命有勤勞者，政權應歸之於人民。故在昔堯舜揖讓，世稱美德，是家天下的一時現象。處於今日閻氏以家天下視人，不獨以北方聖人自居，抑且侮辱黨國。凡我同志同胞，均宜羣起而攻之，以剷除封建遺毒呢，說他還抱着以退爲進，作土皇帝爭天下的夢呢！

二，和平問題：閻謂「武裝同志互相肉搏，武力統一，實不足恃」。這句話能言之成理嗎？自北伐完成以來，中央即本總理遺教，揭櫫和平統一的政策。現在中央以此爲職志，事實上之顯明者，如召集編遣會議，與民以休息之機。無如編遣會議墨藩未乾，軍閥相繼叛變，抗命中央，若桂系，若馮唐，本爲中央部屬，理應服從中央。其抗命叛變之初，中央一再寬宥，以冀其最後的覺悟，然彼

遣軍圍攻，怙惡不悛，陳師內犯，中央爲維持國家紀綱，不得不與以制裁。蓋革命的武力，必掃除一切割據的封建武力，中央於不得已時始用兵，閻氏有謂「戡亂不如止亂」，實則止亂必須戡亂，所以中央一方面要做到戡亂以安民生，一方面貫澈和平統一政策到底，使和平二字不爲野心軍人所利用。

三、黨國紀律問題：閻氏電有謂「寧漢分裂，三全異議，理論各執，禍變相尋，以言救濟之方，宜合三屆執監」，本黨紀律其最高權力機關，屬於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爲中央執監全體會議。任期有定，新舊交替，載之總章，班班可考。任期已滿，前屆執委職權早隨二中全會三中全會已俱去，以本黨爲革命的政黨，負有建國治國促進社會進化之巨責，紀律森嚴，任何人不得絲毫假借，實以黨

章爲黨內基本法典，任何人不能自由立論，如果甘冒不韙，就是反革命的行爲，叛黨背國的姦賊！閻氏自居黨上，擅改黨章，其不知何所依據！至合三屆執監，治共產黨，西山會議派，改組派爲一爐，黨事將亂如紛蕪，國事將安望治理？顛覆黨國可立待也。此種言論，直是狂吠，不守紀律，弁髦總章的狂論罷了！凡我同志，應當予以嚴厲的制裁：

綜上三點，我們同志同胞，已深深的明白閻氏荒謬絕倫的主張，對於閻氏應當不容客氣了！親愛的同志同胞們，不爲同志，便爲寇仇，閻氏既不是我們的同志，我們就要運用我們民衆的力量，來打倒此種寇仇，同志們！同胞們努力罷！

○ ○ ○ ○ ○

省宣傳部爲討伐閻錫山告同志同胞書

素以善於騎牆著稱的閻老西，根本是一個陰狠險詐的大軍閥。現在，我們來把他的生平作一個總檢査：閻錫山曾一度留學日本，冒了個陸軍學生的大名，當時抱定英雄思想，也曾一度投機加入同盟會，接受本黨主義來革命。（？）回國後，即任山西新軍第一標標統，專事做官。辛亥革命，全國一致響應，閻錫山以擁有重兵，利用機會，遂得被推爲山西臨時都督。在他自己看來，儼然是個老革命黨員。

民國成立十九年，一頁一頁的歷史，在人們眼前翻過，袁世凱要做皇帝，閻錫山以督軍資格，首先上表勸進。段祺瑞聲勢浩大，閻乃拜門投貼，大呼其段老師。直皖戰爭以後，老西又與曹吳暗送秋波，要作曹大哥的知交，國民軍討伐賄選成功，閻錫山却又來出兵阻止吳佩孚稱兵北上了，其後國民軍退出北平，閻錫山派代表至武漢歡迎吳佩孚北上主政。厥後在北洋軍閥系統中，稱爲四大巨頭之一——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十七年秋本黨北伐，軍抵徐州，閻錫山却掛出同盟會老招牌，自稱其山西革命軍總司令，這樣的人，談什麼黨，談什麼國，談什麼革命不革命，只要有山西督軍作就完了！所以，他在山西十餘年，閉起娘子關，所有治晉的成績，只有來中國一句古話來說明：「好官我自爲之」。他是山西唯一的人物，只有咱可以做山西的土皇帝。

西的土皇帝。

假革命者必不能與革命者相始終，反革命者更不能與革命者相並立，過去的事實歷歷證明不爽。這些反革命派假革命派，只知道有私利，不知有黨國，更不知有所謂主義。今日因爲要擴充勢力與滿足私慾，便不惜千般百計利用革命的招牌，搖旗吶喊，說些「擁護黨國」，「服從中央」的假話。等待勢力擴充了，便毫無忌憚的放下假面具，顯露其軍閥原形。我們看閻錫山這次不知發了什麼毛病，忽然主張「黨事由黨人解決，國事由國人解決」的謬論，他硬要把黨國截然的分成兩段，他還配稱遵守「總理」以「黨治國」惟一的遺教嗎？只是輕輕一脚踢開國民黨，一面欺騙未經訓練決無參與國是能力的全體同胞，把閻錫山抬得高高的惟我獨尊罷了！反革命的份子，絕不會代表人民，也決不配來高談解決國是！

其他「禮讓爲國」「在野負責」「宜合三屆執監」等等的謬論，只是閻錫山的一種錦囊妙計。不獨違背黨章，只是革命的叛徒，他想藉禮讓的美名，逼迫中央負責同志放棄革命責任，把茶毒民衆一班新舊軍閥官僚政客叛黨分子，一齊上台，先來滅黨，再來亡國。他的種種謬誤，種種罪惡，已經黨國先進，朝野時賢，闢駁得體無完膚了，假使稍能悔悟。迷途尙不甚遠，惟閉逆一意孤行，毫無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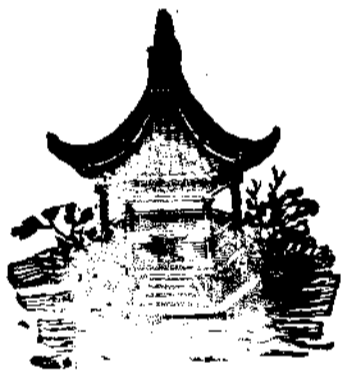
省宣傳部爲討伐閻錫山告同志同胞書

六八

鵬的表示，最近，且由言論的反動，進而爲軍事的反動了。我們看，現在的井垣，鬧得烏煙瘴氣的，一切新軍閥，北洋軍閥，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共產黨，都是閻逆的入幕上賓，最險惡，最無恥，而最無聊的，就是縱馮至陝，窺伺湖北，其覆亡固不待論，惟此種行爲，實則太滑稽了。連日據報章所載：娘子關的道路上，關兵扣車，的像煞有介事；最近據北平確訊，閻等在平封閉報館，箝制

輿論，監視並武裝解散在平之中央各機關，其反革命的面具，早已揭開。中央無論如何寬大爲懷，決不能感化此種冥頑不靈之徒，同志們！同胞們！我們只有竭誠擁護中央，早日肅清妖氛，澄清中原，掃除這民衆的叛徒，革命的罪人閻錫山。同胞們！同志們！起來罷！一致電請中央，明令討伐叛黨禍國的閻錫山。

○ ○ ○ ○



編輯者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

發行處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

印刷者

漢口新昌印書館

民樂園後大江家院
電話一七五七號

代售者

各大書局